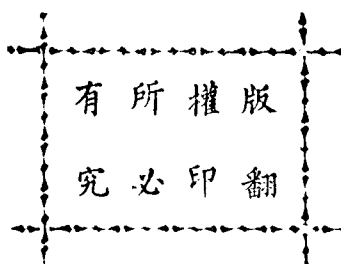


文編卷上



中華民國卅五年六月初版



編纂者 武 強 賀 培 新

出版者 天津民國日報社

印刷者 天津民國日報社

定 價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 自序

文編者。歷年講授所取材。約經史百家之文爲一編。屢示學者以指歸者也。上超層。下迄曾相。凡四十餘家。都百四十餘首。斟錄評注。標列點畫。俾教者取懷而與學者心領神會。蓋先哲名作。浩如淵海。不明辨慎擇。豈能得當。戶牖不啓。塗徑不闢。將見歧路冥行。汜濫無歸。何以保固有之文明。樹聲光於埏極。夫以四千年之古國。四百兆之秀族。必有其矗立於世宙之精神。先哲昔賢。右文重道。必有其守先待後之至意。文字云乎哉。聲律續藻云乎哉。善學者習其器而索其神。大天下而小一身。爲聖賢。爲豪傑。富國強兵。鞭笞八海。皆將於是乎在。孟氏曰。學必至於穀。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如是而已。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武強賀培新序。

序

序

二

總集之作。肇自中古。詩書尙矣。厥後有王逸楚辭。綜緝宋玉下及漢廷諸人之作。大氏以屈原爲宗。摯虞文章流別稍後出。然殘闕不完。其佚時時見於他書。求體例精而行世最古。以梁蕭統文選爲首屈。世之習漢魏六朝文者。用是爲圭臬。自餘如眞氏文章正宗。姚寶臣唐文粹之屬。率以明道經世爲旨。徵文考獻者取法焉。然傳習視蕭選爲遠遜。意其有不足饜服人意者與。有清乾嘉之際。士大夫羣鶩於訓故考據。桐城姚鼐獨持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紹述其鄉老方望溪劉才甫之緒。自奮於文。復類纂古文辭以樹標的。學者望風而趨。於是類纂一書。始與文選爭席。殆又勝之。曾文正公私淑姚氏。雄深博大。奄有千古。雜鈔經史百家。垂示後世。閱規大啓。自來選文者莫之與京。可謂盛矣。蓋惟知文而後可以言去取。非深於文。則必不能釐定別白汰渣而存精。故伯樂一顧而馬羣遂空。蔡邕傾耳而焦桐呈響。選文之道。亦猶是已。吾友武強賀孔才先生。少承庭訓。長事大師。耳熟前輩流風緒論。每都講上庠。口演指畫。學者莫不相悅以解。雖於敵寇偵伺。士氣銷沉之頃。聆其議論。瞻其風采。無不感激鼓舞。

思撫劍而起也。嗚乎。傳載古人之精神於千百世下。寧有愈於此者乎。今先生裒集歷年講授所得。有文編之作。其去取至當。鑿乎人心。審擇評注。取便初學。略仿姚氏曾氏之舊。約之而取其精。傳世行遠。殆無疑也。國家當危急存亡之秋。內外交訌。殺人盈野。天下震動。人不知死所。奸黠者爭徇利祿。諂諛事賊。危邦本而不顧。先生獨儉德避難。抗節以與強暴橫逆相角。夷然不爲所動。乃復取聖哲一貫之至文。衡量而殿最之。擇其可興可勸。言之尤炎炎大者。勒爲是編。以詔後進。冀揚天地正氣。挽國運頹風於萬一。其至心盛業。令人驚服。謂非豪傑之士而能之與。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其先生之謂矣。青茂喜友君如千古上人。又習知其志事。茲值倭寇降伏。國土重光之際。亟取是編刊布之。並揭其選文之原委及大旨如此。若夫潛研而深索。以成德達材。蔚爲國器。是在讀者。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趙縣卜青茂序

## 例言

- 一。是編分上下二卷。漢以前爲上卷。晉以下爲下卷。
- 一。是編意取精約。不務闕博。歷代名著。難免挂漏。讀者鑒之。
- 一。是編採諸家評注。斟酌損益。務求簡明。摭拾所由。或標或省。庸有未盡。以俟君子。
- 一。經注多據十三經注疏。史記三家注本。漢書王先謙補注。餘文多採桐城吳先生霸縣高先生所著書。評點更多本之吳先生。及徐又錚集印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亦俱以私意補其未備。別有參考書目詳之。
- 一。是編之輯。俞古函孫梅生劉暉莘齊鵬南四君分任校寫。例得並書。

三十三年五月培新記

參考書目

十三經注疏。陳澧禮記集說。杜注左傳。章注國語。趙注孟子。史記：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牛運震空山堂評注。歸方評點。瀧川太郎會注考證。漢書王先謙補注。賀松坡先生後漢書評點。嚴可均漢三國文。向秀郭象莊子集義。韓非子：王先慎集解。陳啓天校釋。王先謙荀子集解。六臣注文選。戴震屈原賦注。蔣驥注三閭楚詞。陶澍注陶詩。蔣之翹注柳文。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吳摯甫先生著：尙書故。尙書讀本。史記點勘。漢書點勘。國語國策點勘。七子點勘。吳北江先生著：尙書大義。左傳微。孟子文法讀本。古文範。萃升書院講義。徐菊人先生明清八家文鈔。徐又錚集印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高閔仙先生著：古文辭類要箋注。唐宋文舉要。古文範集箋。孟子集箋。吳北江先生古文典範未刻稿本。賀性存先生趨庭記家藏本。

# 文編目錄

## 卷上

尙書牧誓

金縢

禮記禮運

節錄

檀弓

職於郎 曾子癯疾病 孔子過泰山側

公羊傳趙盾弑其君夷捍

穀梁傳頰谷之會

左傳晉齊鞏之戰

國語勾踐滅吳

論語

富與貴 士不可以不弘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飯疏食飲水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直哉史魚 魯武子邦有道則智 季氏將伐顛與

孟子

魚我所欲 孟子去齊 伊尹以割烹要湯 舜發於畎畝之中

文目



莊子逍遙遊

駢拇

胠篋

養生主

應丁魯文惠君游牛

天道

輪扁斲桓公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

達生

百嬰承綱 津人操舟 祝腎學生  
觀宗人詭誕 梓慶為鐻

則陽

柏矩之齊

屈原離騷

漁父

荀子勸學篇

韓非說難

難

七篇

說林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  
荆王俊與

隰斯彌見田成子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

楚襄王質於齊

觸警說趙太后

燕昭王破齊

魯連說辛垣衍

蘇代約燕昭王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李斯諫逐客書

漢高帝入關告諭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附趙佗復文帝書

賈誼過秦論

上篇

文目

鵬鳥賦

鼂錯論貴粟疏

漢武帝元朔二年報李廣詔

元鼎二年敕楊僕書

秋風辭

司馬遷項羽本紀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貨殖列傳序

平準書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報任少卿書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班固李陵傳

封燕然山銘

諸葛亮出師表

卷下

陶潛桃花源記

附吳肇甫先生詩

顧桃源圖

歸去來辭

元結大唐中興頌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上宰相書

與孟尙書書

答李翊書

附張廉卿先生答吳肇甫書

賀松坡先生答宗端甫書

文  
目

伯夷頌

諱辨

師說

書記

平淮西碑

附李商隱詩  
韓碑

柳子厚墓志銘

柳州羅池廟碑

祭柳子厚文

祭田橫墓文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附龍啓瑞伊尹五就桀解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范仲淹岳陽樓記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唐書藝文志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豐樂亭記

瀧岡阡表

蘇洵六國論

蘇軾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赤壁賦

後赤壁賦

留侯論

志林 戰國任俠 魯隱公

方山子傳

石鐘山記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答姚闢書

讀孟嘗君傳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

祭曾博士易占文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序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

張載西銘

司馬光肥水之戰

通鑑

王守仁書齋銘

歸有光項脊軒志

陶節婦傳

先妣事略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黃宗羲原君

方苞左忠毅公遺事

劉大櫛送姚姬傳南歸序



姚鼐復張君書

復魯絜非書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養晦堂記

湘鄉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原才

致劉孟容書

五箴

上下卷都四十五家爲文百十九篇又二十八節附錄文四篇詩二首

# 文編卷上

## 武強賀培新

牧誓

尚書二篇。○尚書為我國最古之史籍，舊稱孔子所纂，上起唐堯，中歷夏商周，下終秦漢，凡百篇，遭秦火而亡，漢初伏勝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書二篇，合二十九篇，其書以漢諫寫之，世稱今文尚書。武帝時魯恭王於孔子壁中得尚書，係蝌蚪字所書，世稱古文尚書，以校今文尚書多十六篇，後經魏晉之亂，古文尚書亡，東晉初梅賾獻古文尚書凡五十八篇，今文尚書亦皆在內，即今之十三經注疏本也，自宋至清歷經學者考訂，多謂梅賾所獻之書除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外，餘皆出於偽託，實非孔子壁中之古文尚書也。○牧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詞也，自征，職於牧野，敗紂師，滅殷，即帝位，都鎬。

時甲子昧爽，未王朝至於商郊牧野。

牧野，玉篇引作墉野，說文

乃誓。

以上揭明

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

吳寧甫先生曰，古文伯與自通

曰：逖矣。

史記作遠矣，黃

西土之人。

曰：嗟！我友邦冢君。

友有同，史記作冢，大也。

御事。

御，治也。

司徒。

周時六卿之一，掌以禮教民。

司馬。

掌軍旅之事。

司空。

掌水土之事。

亞旅。

師氏。

軍旅王舉，則從。

千夫長。

統千人之帥也。

百夫長。

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

蜀。

羌。

髡。

微。

盧。

彭。

濮。

人。

濮，在江漢之間，在巴

在西蜀。

髡。

微。

在巴

蜀。

盧、彭、在西北，此見軍行之盛，又見天下同心疾紉。

稱爾戈。

稱舉也。

比爾干。

孔疏，楯則并以

立爾矛。

予其誓。

此亦文字

言是用。

史記股本紀，紂變於婦人，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混也。混棄，猶盡棄也。史記，自棄其先祖肆祀，

昏棄厥遺

昏，昏也。昏棄，弗問也。

昏棄厥遺

昏，昏也。昏棄，弗問也。

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廣雅、王、大也、王父母、即大父母、不迪、史記作不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一恭、與共同、率也、數討之罪、亦隱約不盡、文氣動置

而下、至爲緩邊、兩用皆兼厥字、五用是字、皆文章行氣處也。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史記、愆、作過、夫子勗哉。不愆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一擊一刺、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罷于商郊。云

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弗御弗奔。御、禁禦也、商家能奔逃者、不禦擊之、一說、周禮注、奔、疾也、不禁其疾速、以役西土。役、爲也、爲我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

於爾躬有戮。

吳北江先生尙書大義評曰。氣勢雄橫特出。視夏商之文爲之一變。

金滕。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因以金滕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天子疾稱不豫、不豫、不悅、豫、求也、章句一句已括全篇大意、二公曰。曰。我其爲王繆卜。繆、禮屬繆、繆、求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者、戚戚然心動、言僅下未足以動我先王也、公乃自以爲功。功、猶實也、言以身爲實也、爲三壇同墠。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壇、三壇、三王之位、皆南面、爲壇於南方北面。別爲一壇、北向、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

曰。冊祝、史爲冊、惟爾元孫某。稱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丕、負同字、負子之債于天、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仁若、猶柔順也、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敷，備也。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祇畏。祇，敬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爾之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藏也。言不得事神也。以上祝詞。祝詞惻怛深至。真切動人。乃卜三龜

一習吉。習，重也。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體，兆之體也。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攸，語詞。俟，大也。大能念予一人。此冊祝之後。應有結東。予一人。自是周公自謂。設者皆以爲武王。於義未合。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

匱中。王翼日乃瘳。寫神靈奕奕如在。句有神助。與後半天變相映。皆史官敘述之妙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所以不避。而攝行政事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周公

居東二年。居東，謂師東伐也。史記。東伐二年而畢定。則罪人斯得。謂武庚管蔡皆伏罪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見詩幽

王亦未敢誚公。誚，問也。訓爲譏讓者非。此下敘事。隱見斷續。尤極神妙。成王之心。蓋不能毫無所疑。雖得詩。亦未能盡喻公之指。史官於此不明著成王之疑。但云王亦未敢誚公。隱約其文。以爲下文裕勢。無限之意。皆於文字之外見之。筆法之高。千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斯盡也。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弃。皮弁質報也。以應大變也。

以啓金縢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吳縉甫先生曰。此秋。爲周公卒後始發。史官所由審其深隱。若爲公尙在時。則文字神理盡失矣。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六字當作一句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繆卜。繆。自今以後其無繆卜乎。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

沖。直忠反。童幼也。

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新我國家禮亦宜之。吳擘甫先生曰、逆者、逆天

威也、謂將親祭於郊、故曰國家禮亦宜也、鄭謂迎周公、於義未合、王出郊。郊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吳擘甫先生曰。此周史故為奇詭。以發揮周公之忠蓋。所謂精變天地。以寄當時不知之慨。不必真以天變為因周公而見也。後來左氏史公多用此法。韓退之羅池碑亦此類。皆明知其妄。而故為之辭。此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吳北江先生曰。此篇專以發明周公之忠蓋。其妙遠之旨。尤於含鬱嗚咽中見之。最為叙事文之高致。自左史而下。皆罕能追步。

禮運

禮記節錄。禮記、亦名小戴記、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百三十一篇、後經劉向考校、得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是為大戴記、其弟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又益三篇、合四十九篇為一書、即今禮記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音音、孔子在魯、與魯國蜡祭之賓、蜡祭、年終祭、賓。孔子在魯、與魯國蜡祭之賓、蜡祭、年終祭、事畢出遊於觀。去聲、門闕也、之上喟然而

歎。喟然、歎聲也、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舊說、所以歎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觀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即子游、孔子弟子、在側

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行

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為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於一人、選賢與能。賢者選用之、講信

脩睦所謂言誠信，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各得其所。

矜同齔，老而無夫者，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子者。，孤幼而無父者。，獨老而無子者。，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

義，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之，眾以為殃。

是謂小康。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備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辭也。今按、伊古聖哲、其終極理想、每每同符、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禮記節錄三節、

檀弓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寢疾病病疾甚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皆曾子之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

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呼板切大夫之簀音實與音與與音與華者謂美好、晚者謂平聲、黃、燮也、童子意謂如此精

使童子勿言也、曾子聞之瞿然呼曰呼音呼、呼者、雖然、如有所驚也、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童子重言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曰、此魯大夫季孫之所賜耳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命曾元為易換之曾元曰夫子指曾子之病

革矣音巫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謂曾子之病已劇、如能至明日、再行更易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也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見

之謹於禮也、雖一簀之微、苟非所宜、亦不欲斃於其上、故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於是舉扶曾子而易其黃、反臥未安、而曾子遂死

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於郎、郎、魯之近邑公叔禹人禹人、昭公太子公為也、左傳作務人、禹音遇遇負杖入保者息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

曰使之使役也雖病也任之賦斂也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人

乃嘆之曰、衛役之繁、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卿大夫不能魯策、士不能死難、豈衛社稷之道哉、我既出此言矣、豈可不思踐吾言乎與其鄰重通於汪錡往皆死焉於是與其鄰之黨曰汪錡者往皆門而死於敵

魯人欲勿殤重童汪錡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禮葬之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

也不亦可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式、敬禮也。古男子立而乘車、有所敬、則俛而聽式、使子

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言甚似重、有憂者也。而曰然。而曰、乃昔者吾舅父曰舅、死於虎。吾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也。孔子也。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孔子也。

苛政。猛於虎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公羊傳、春秋傳之一、舊題、周公羊高撰、實高所傳述、而其支孫時、及胡母子都錄為書、漢何休作解詁、書遂大行於世。

(經)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戶刀反、又古刀反、亦作畢。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一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何休解詁、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君、後不復見、此復見、故云。親弑君者趙穿也。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宜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

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無辜。呼天告冤、吾不弑君。誰謂吾弑

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復、反。趙盾之復國

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於內朝、百官朝於外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紀音趨而

避丸。何休注、已、曰諸大夫也、按、已疑當作已、言羣臣既已趨進、復因彈而走避也。是樂而已矣。以爲樂、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

文編卷上 晉趙盾弑其君夷獯







禮也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魯呼曰饒，譟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國策：吾謂魯君

齊而歸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注：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

使樂止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屬：無也，夫人謂孔子也，夫、音罷會。齊人使優施舞

於魯君之幕下。使優人名施者，舞於帳幕之下，欲嗤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

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曠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鄆、讎、龜、陰，齊所侵四邑名。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齊鞏之戰。左傳：○左傳屬周左邱明撰，所述事跡，皆徵國史，故稱春秋者，必皆據之，與公羊穀梁並稱爲春秋三傳。太史公則名之曰左氏春秋，與公穀同存編年體，另有紀事本末體別行，若左傳事緯、左傳微等書，尤便斷體。

（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鄙：邊也，我指魯。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變，必計反，信

曰變，門，攻龍之門也。盧蒲就魁，人名。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爾封。封：境也，與爾盟，不入汝境內也。弗聽。殺而膊諸

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鼓也，擊鼓也。士陵城。陵，升也。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一巢丘，魯地。以上魯事。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遂，遇於衛地。石子。石，石碯四。孫，孫林父之父。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石成子也。石穰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數。○據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指斥孫子。皆不對。而言。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反、子、指孫子。子以衆退。我此

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衆。時新築人救孫桓子，欲并告車中以安人心也。○按新築人救，事前何齊師乃止。次於鞠

居。師止曰次、鞠居、衛地、鞠、居六反。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實于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縣、晉玄、樂縣也。謂鐘磬之屬縣於節者、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去其一面、宮縣

辭邑不受。而請用諸侯之禮。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器、車服所以器以藏禮。禮、表尊卑。禮以行義。各得其宜。

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以平民。平治百姓。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矣。一、與人政也。猶言以政權授人也。謂政權如喪失，則國家必亡，故不如多與之邑也。以上新築孫桓子還於新築。自新

也。不入國。遂入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郤獻子、郤克也。宣公十三年、晉侯使郤

至。請伐齊。晉侯弗許。魯衛此時欲報齊，故因郤子而乞師焉。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乘、纓、帶郤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城濮之戰、晉文公伐楚之役、在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謂晉文公、先大夫、指故捷。克於

先大夫無能為役。無能為之請八百乘。六萬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將、去聲、率也。欒書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逆迎也。且道之。道導也。季文子帥師會之。季文子魯大夫也。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韓厥也。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徇示衆也。

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按此寫師從齊師於莘。莘齊地。從逐之也。六月壬申。古人以干支紀日。故曰六月。

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按齊侯反先請戰。此寫其美勇處。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

賦。弱小之意。詰朝請見。詰朝平旦也。請見以兵戎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兄弟之邦。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與衆也。淹久也。無令我晉衆久留齊地。

能進不能退。進謂進戰。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勞君之請戰也。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按春秋尚詞令。每於戰事中。仍彬彬有禮。獨此役相對問。則鋒芒畢露。蓋寫卻子之忿怒。與齊頃之英勇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擲也。禽即擒之。而

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繫桑樹於車後。以巡行齊之壘中。欲自異以示其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勇風通絕佳。乘欲賈之。賈音古。

癸酉。師陳於鞏。地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且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殷。朱血色。殷於闕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

陳直觀反。陳於鞏。陳師於鞏也。邴音丙。解音蟹。

買也。言已有餘勇。欲賈之。賈音古。

名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

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蓋師視中軍將之旗鼓，進退也。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郤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欲有退軍之意，故實之云，如之何其以身病之故，敗君之大事也。擐

甲執兵。擐，音患。貫也。固即死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吳曰：無氣。英壯絕倫。左并轡。并，轡者，言解轡并其轡於一手，以一手代郤克挽袍而戰也。右援

枹而鼓。枹，音浮，鼓也。援，引也。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在齊，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且，石經作且，宋本同，辟，避也。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而將在左。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御者，指韓厥也。君子，貴人也。公曰：齊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梁，古

射其左，越於車下。越，離也。射其右，斃於車中。斃，死也。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寓，寄也。請，以車載我。從左右皆肘之。以肘

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古音勉，俯也。右，彼射仆車中，故俯安穩之。正義曰：言此者，屬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綦母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逢丑

父與公易位。公，齊侯也。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於木也。絙，止也。驂，馬絙於木也。驂，馬絙於木也。驂，馬絙於木也。丑父寢於轅中。轅，土壘反。蛇

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肱，古弘反，臂也。蛇，傷而不言病。故不能推車而及。吳曰：叙此言齊非不能戰也，左氏叙敗軍，必特見其長處，此篇尤極顯明。韓

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備也。縶，立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進也。璧，亦以示敬。式，羊反。曰：寡君使羣臣為魯

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魯二國言請，不欲乃迫人君地，諫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言若齊雖則歸晉，並歸齊，此蓋韓厥諫之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之不敏，暫攝齊侯侯御之官。

丑父使公下。丑父此時，為魯君，如華泉取飲。設計以鄭周父御佐車。齊大夫，御佐車也。宛棧為右。宛，宛也。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呼，呼也。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而為。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帥退者，身為表率，令兵勿輕於退也。入於狄卒。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圍退者。遂進入狄卒，楯，食準反，大盾也。冒，護之也。以入衛師。衛師免之。狄衛是齊侯，不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保者，守也。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其守者。辟女子。辟，使左右避也。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也。苟君與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音

予之石窬。此乃周文曲致，文情旁溢之處，千古以來，紀事之文，以此地為最高。晉師從齊師入自丘

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瀨玉磬與地。瀨，玉磬也。皆滅紀國所得。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同叔子，齊侯外祖父之子。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使齊封內之內，既誠盡東四行。

女也。離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蓋卻子前至齊，為齊侯之母所笑，伐齊，特假魯而為名，固欲報其私怨，故必欲以齊侯之母為質也。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以爵大小相等論。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

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借口以誦晉之失、政、且見齊之未嘗示弱也。且是以不孝令也。以不孝之事令諸侯。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爾類。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禮、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其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南山篇之語、或南或東、從其

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晉之伐齊、備、歷東行焉。其無

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也。關、失。四王之王也。四王、禹

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是也、伯或作霸。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也。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職、竟也、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天下也、立繼於民、而成其同欲、民有所欲、上即同之、東敵南敵、皆順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

唯勤勞其功而撫之、以奉事王命而曰、不改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無疆之欲、止求自快已欲、不與民同、是違王命之政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商頌、殷揚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鷄、聚也。子

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與諸侯實、○按、此斥卻克、不然。如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犒、勸、饒、曲也、畏君之震。師徒撓敗。撓、曲也、乃數反、吾子惠徼

齊侯之福。不泯其社稷也。泯、滅。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燼、火餘也、背城借一。借、於城下、敝邑之幸。幸、幸而。亦云從也。從、晉命、指爲、魯爾請命事、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背，今若不聽，則從命，一說、敵邑脫，或有幸勝，亦云從也。○吳云、勁厲而婉曲，如問其聲。魯衛諫曰。諫卻克也。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

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也抑也。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寶也。我得其地。齊所獲也。而紆於難。紆、緩也。

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齊齊敗後，殊不短氣。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車也。以為

魯衛請。若苟有以藉於口而復於寡君。藉、憑也。復、白也。正義曰、言無物則空口無以爲藉、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君之惠也。敢不唯

命是聽。禽鄭目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魯侯、會於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名地。使齊人歸我

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上鄆、魯地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樂書也。正義曰、周禮與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先歸者、革路、木路、駟、車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與師。

主兵。候正。亞旅。大於卿、無專職、掌散共軍事。皆受一命之服。

吳北江先生左傳微評云。哀晉之失政。罪卻克也。以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政亡

則國家從之。爲其主意。○又云。左氏諸大戰。皆精心結撰而爲之。聲勢采色。無不

曲盡其妙。古今之至文也。○又云。此篇寫齊侯殊有英氣。所以抑晉也。

勾踐滅吳。國語、○昔人以爲左邱明所著、以史記有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語也、分國記事、史通謂之國語家、漢書律歷志稱之爲春秋外傳、解者以爲對左傳之稱春秋內傳而言。或者以爲其文不主於說經之故、又有謂春秋以魯爲內、以諸國爲外、應指所載、外國所傳之事也、今本凡二十一卷、

也。今本凡二十一卷。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吳收越於夫椒、越子保於會稽山、隱曰棲、會稽、山名。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老昆弟。兄弟也。及國

子姓。年在衆下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為知政、謂大夫種進對曰。臣

聞之。晉古、商人也。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資即齎也、豫儲於不用之時、賤人貴出、絺葛也。以待乏也。夫

雖無四方之憂。謂外患也。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莖。蓂莖笠帽。時雨既

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猶遲也。勾踐曰。苟得聞子

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成平也、猶構和。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

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也。徹、達也。聲聞於天王。指吳王。私於下執事。蓋指太宰嚭。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

君矣。不足以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賂君之辱。來也。請勾踐女女於王。猶言以勾踐女進於吳王。大夫女女於大

夫。猶言以越大夫之女。進於吳之大夫。下句意同。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越國之寶器。咸進於吳也。寡君帥同率。越國之衆。以從君

之師徒。惟君左右之。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意謂若不赦。將焚宗廟。為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係也。

沈金玉於江。不欲與得。不為失虜。沈、謂與之戰也。不曰戰。遜詞也。猶言與君周旋。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桃云、民知不免。致死力戰。一人可當二人。故曰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

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

國也。與其殺人以戰。何如安得越國。其孰利乎。夫差將聽與之成。和也。子胥伍員也。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

戰之國也。三江環之。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民無所移。人民無所移徙、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將不可

改於是矣。言或與之計不可改、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吳云、上黨、謂中原晉鄭之國、我攻而勝之。吾

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吳初未知車戰、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

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一、案吳王之許越和、蓋其意欲爭中原也、故子胥之言如此、其不約子胥之諫而獨聽太宰嚭、亦

是故也、吳語記夫差之言曰、與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云云、可以概見也、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

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使之服我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

焉。夫差與之成。也平、而去之。一勾踐說。也解、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

國。指執讎也、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也改、於是葬死

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

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事吳、若宦、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

今諸北至於禦兒。今嘉興、東至於鄞。今縣、西至於姑蔑。太湖也、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老昆弟而

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率、二三子

夫婦以蕃。息也、令壯者無取今作娶、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章曰、務將免分曉也。將免者以告。告於會也。公令鬻守之。宋明道本無令字是。生丈夫二壺

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乳母也。生二人。公與之餼。食也、以獎耐之也。當室者死。

當室者、嫡子也、禮父歸適子喪三年。三年釋其政。政、猶征也、三年免其賦役。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也。如已子也。

今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宋明道本作官、意同、仕也。其子。章曰、仕其子而教以屬食也。其達士。賢者絜其居。潔其館舍。美其服。

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教之以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章曰、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

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

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一作俱。有三年之食。一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

吾君於諸侯之國。論言辱吾君於諸侯之間也。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

子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足知恥。請姑。且也。無庸。用也。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四境也。之內。親吾君

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一勾

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

少恥也。章曰、少恥、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十萬。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者也。而患

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章曰、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

俱也。旅、猶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也。及戰國人

皆勸也。勸勉也。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言誰有恩惠如是者。可不為之死乎。是

故敗吳於囿。音又。管也。又敗之於沒。沒亦地名。又郊敗之。一敗之於吳。郊也。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

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命。意謂不肯滅越也。今

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吾請達王甬句東。送王於甬句之東。甬、甬江。句、句章。即今寧波。

與君為二君乎。言仍不欲殺之也。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章注。言已年長於越王。吳曰。謂君先勝越也。姚云。謂曾許越成也。君若不忘周

室。吳、太伯之後。故云。而為敝邑宸宇。宸、棟也。章曰。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復庇吳。案。即言若不滅吳也。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

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猶言休舍。遂滅吳。

論語 節錄八節。○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說。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稱之論語。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顯貧。是自離其仁。何所成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飯一

違仁。去乎仁之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傾覆流離之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寬與。毅、強忍。任重而道遠。非弘不能任重。非忍不能致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

子路由名曾皙名點、曾子父冉有名求公西華名赤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

以已問、乘、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

乘去聲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謂、管、加之師旅，也、仍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方、向也、謂向義也、夫子哂之。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方六七十里、之小國、如也，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富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言非己所能、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謂祭禮、如會同，諸侯時見曰會、端章甫。端、玄端服、章甫、禮冠、願為小相焉。相、贊君之禮者、言小、點爾

何如？鼓瑟。希鐸爾。希、閒歇也、鐸、音耕反、懸鐘也、舍瑟而作。會上擊、作起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也。具也、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名、在魯城、沂、魚彼反、風

也，乎舞雩，祭天、雷雨之處、有壇、林樹木、詠歌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

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不讓也、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下、平聲、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子曰。飯疏食。音粥、積食、粗飯也。飲水曲肱而枕之。擊去。樂亦在其中矣。君子樂道、雖處困、而樂無不在。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見危授命、則上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未綱、義矣、

故去之。天下有道則見。賢遍。無道則隱。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有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子曰。直哉史魚。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雖死無以尸諫、故稱其直。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卷、收也、懷、藏也、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之出處、然後可安於亂世、合於聖人之道矣。

子曰。甯武子。名、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春秋傳、武子仕衛、當

道、成公無道、程子曰、邦無道則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

季氏將伐顓臾。

季氏魯大夫，自文公以後，世執國政，公室日卑，故季氏擅征伐。顓臾魯之附庸，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

冉有季路，孔子弟子。時為季氏家臣，來告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求，冉有名，時為季氏宰，與即顓字，無助詞。後同。夫顓臾昔者先

王以爲東蒙主。

使主祭蒙山。故曰東蒙主。

且在方域之中矣。

在魯封域之內。

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爲。曰。曷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

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指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

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柙。檻也。楨。置也。失虎。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

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私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

必爲之辭。

舍其實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

國。諸侯。家。卿大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寡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

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民有與己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疏。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孟子

節錄四節。史記孟子有魏列傳。孟軻。魏人也。受學于思之門人。齊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康王不果所嘗。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於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勢傾用事起。而勝魏。齊威王官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談候東而顧齊。天下方務合從連橫。





心、謂濇  
惡之心

吳北江先生孟子文法讀本評云。萬鍾於我何加焉。問得恢詭。下更為推出三事。筆情翔舞。意態橫絕。以下縱情極意言之。有一瀉千里之勢。是亦不可以已乎。承得如此宛轉。如馭駿馬下懸厓。而罄控縱送。備極其妙。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舜耕歷山。三十徵虜。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鬲、音隔。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羶腹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管夷吾舉於士。夷吾、管仲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

百里奚舉於市。百里奚亡處適秦。歸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吳云。一起絕排舉。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言天將降下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會與增同。空、窮也。行而無資曰乏。拂、戾也。亂、亂也。忍、耐也。恆、常也。困於心、困於慮。衡、橫也。而後

徵於色。徵、驗也。色、顏色。發於聲而後喻。同諭、曉也。○吳云。千盤百轉。厚集其陣。船用勁折。無波礙痕。入則無法家拂士。拂、音編。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家之臣。輔拂之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之君。國常以此亡也。恆、常也。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

吳云。通體盤旋。為末二句蓄勢。章法極奇。賈生過秦論所自出。○又云。特識獨有

千古。

孟子去齊。尹士人齊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干也求澤也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濡滯。遲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孟子弟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

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是猶犬也。諫

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悻悻。直狠也。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

吳云。孟子去齊。有無限心事。不能自吐。故應著尹士一疑。予三宿而後出晝以下。

纏綿悱惻之衷。裴褻宛轉。如不欲盡。一句百轉。屈曲摹繪。元氣淋漓。為言情無上

文字。

萬章孟子弟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音邀。下同。墨子尚賢中篇曰。伊尹有莘氏之私臣。親為庖人。下篇曰。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僕。為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

桑楚曰、湯以胞人項伊尹、呂覽本味篇載之詳、蓋戰國時不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爾

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其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

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

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尚書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也。載始自亳。股都也。朱子曰。孟子引此。以

逍遙遊。故事著密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莊子之文。幾連連。洗淨恣肆。超然埃壘之表。學者宜從此撥入手。以廣己而造天。庶幾凡

環洩滯膠弱之病、○莊子全書大旨、環奇恣肆、此為其開宗明義之第一章、故種言懷抱之大、非世人之所與知、全篇皆假寓言見意、未段又加二難、以辨其所學之非無用、文雖逍遙自放、而脈絡故自明了、仍有鑿然之可尋也、特用濼縱宕不平、使人難測耳、○按莊子雖非各篇、並錄自古文苑

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借鯤鵬說起、設想奇幻、○以大字貫通全篇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

天池也。南溟北溟、極言其遠耳、極齊諧者志怪者也。引齊諧以為證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羊角、皆風名、風上行謂之扶搖、曲者曰羊角、極言鯤鵬之大、以上野馬也。郭云、遊氣也、司馬云

如野馬馳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突起挺接、令人不測其所由來、再用挺接不測之聲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上皆明積氣之厚、言天之至下、更無別物、惟有塵埃野馬、乃生物之以息相吹、積之至厚、成此蒼蒼之色、以其積之厚如此、故能負大鵬之翼、而運掉自如、以自喻其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更用行舟為喻以明之、所學之大、由於致力之久也、孟子所謂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與此正同、特莊子之文、加恢肆耳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說文、坳、地不平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語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至此文義始一串明了、所以解明直上九萬里之故

而後乃今培風背脊。培、漂也、背皆謂風字絕句、今依東坡詩、繪檢不疑、培風背脊斷句、且下文揷出負青天三字、知背字上屬也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同而後乃今

將圖南。以上明鵬之圖南、必灑九萬里之風力、蜩與鸞鳩笑之。加入此段、乃日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或也、

灑九萬里之風力、必蜩與鸞鳩笑之。加入此段、乃日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或也、

而控也於地下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世人之不知此適莽蒼者。又喻、○莽蒼、近郊也。三餐而反。

腹猶果然。果飽也。適百里者宿舂糧。舂米於前、夕以爲備。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以明遠近情、况不一。之二蟲又何知。二蟲、

小知不及大知。以羨爲徒、小年不及大年。說二語、使頓斷、無端而來、無端而止、神氣愈爲蒼莽。奚以知其然邪。朝菌不知

晦朔。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寒蟬也、一名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靈、江南生

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彭祖、名綽、魏臣、封於彭城、歷虛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喻云以常人之例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又引

窮髮之北。髮、鬚毛也、可周云北極不毛之地。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

修者。修、長也。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斥、小也。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段皆引湯問棘之語、故與上文不嫌重複。此小大

之辯也。自篇首至此、皆一意相承、但極明小大之不同量、以喻己之短、非世俗所能知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比、譬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徵、兆也、功績之可見者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若斥鴳之自見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猶然、笑貌。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此宋榮子之所行也。比上文所言、曰加一等矣、數、音朔、數數、飄波波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鄭人、名禦寇、其學本於黃帝老子。御風而行冷然善

也。冷然、源貌。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宋榮子之定內外辨榮辱、乃所以致福之道、列此雖免子御風、又高一等矣、文勢亦數層頓折而下。此雖免

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御風冷然、是猶有待、懸山云、列子雖能忘禍福、未始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變同。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莊子自道所以比於鯀之、而憚人之莫已知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一、懸山云、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己忘功忘名之聖人、以得體操、○自稱首至此為第一段、○發明曰之懷抱、○故曰三句、是前半篇之一大頓束、卻又開下半篇文字、篇文中關鍵。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人所燃火也、一云、小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尸字有尸位素餐之意。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去祭祀人、無名者。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所謂聖人、肩吾、實人、連叔、懷道人、接輿、堯人、姓隨名通、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庭、去聲、徑、離過也。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

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





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同以為大

樽。而浮於江湖。樽、酒器、縛之於身、可浮以渡、慮、續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

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距。立之

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夫狸狴俗所謂黃鼠狼乎。卑身

而伏。以候敖者。敖、即遊、遊者、指鷄鼠之類。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辟亦網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音來

、又音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語通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末章放然自放、文境尤為恢廓奇肆、讀之令人灑然意遠、所以為逍遙遊、莊子之所以自寄也。

駢拇。諸伯秀、蓋、蓋、云、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難篇、則郭子位、別條、但摘篇首字名之、○壽、雨、云、凡有所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失其性命之正也、通篇止此一意。

駢拇枝指。駢、連肉也、枝、岐出六指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

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此文屢言多方、多方二字通文、與贅修、參同、岐、才、鴻、反、白虎通云、五藏者、謂肝心肺腎脾也、肚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故五藏、猶言五常也。而非道德之正

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考工記

黑與黑謂之黼、之煌煌非乎而謂如、古書中而離朱是已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千里見針鋒、孟子作離婁多於聰者亂五

聲淫六律五音六律、注見姚文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司馬云、晉賢大夫也、能致鬼神枝於仁者

擢德塞性鄭玄少傑注云、擢去也、按此言去其本德、棄其本性、而辭枝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字法與下肢體擢亂六律正同、塞字當依本訓、一云應作塞、非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巧言盡人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崇奉不可及之法而曾史是已陸云、曾參行仁、史矯行義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類

也、按荀子不苟篇云、鈎有類、卵有毛、是說之羅持者、而愚施鄧析能之、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齊物論、故以堅白之味終、可賈詢、疑指此等、纍瓦結繩、疑亦此類、蓋即寓言篇所謂屈言也、句讀鈎、馬云、堅白、謂堅石白馬也

天下簡、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而敝跬一作筮、按即馬蹄篇之聲、音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張湛列子注云、宋之賢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足多指也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按即常語不用去憂、毋庸去憂之義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搢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齟齬音紕、齒齟之也之則嘯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蒿目憂世貌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真財曰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以上言仁人多憂、失性命之情、○以仁與不仁、同為亂天下之原、故欲一例掃除、歸此痛

文編卷上 駢辨

三三

下、而天下仍復多亂、故不能不慨然其遺思耳、

且夫待鈎繩規距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按此言強自然之支體、而屈折以就禮樂、

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

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字林云、標、三合繩也、爾雅廣器、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

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

一以上言常然之性、本無虧損、

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提、以提為提、何以知其然耶。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按此言以仁義為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賦即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

以身為殉一也。

文選釋為明所、臧與穀。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罾婢謂之臧、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

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箴。

竹簡也、古以箴、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博、思代反、亦博之類、賭具、

以遊。二人者。事業

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史記伯夷列傳云、武王已平殷亂、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於首陽山、

盜跖死

利於東陵之上。

盜跖傳云、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史記正義云、蹇、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案應與跖同、盜跖者、蓋古時大盜之通名也、李云、東陵、謂泰山、

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此段設喻尤極警策，一論之勝。天下盡殉也。按筆疑破、再能再厲、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

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矣。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以上極言大惑，一曩性之理，而

以伯夷盜跖等量齊觀、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

兒。司馬云、古之善識味人也、按、尸子有辨俞兒、淮南子有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狄牙、即易牙、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

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再以聲色味雜言、以興起段相配、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任性命之情、

乃一篇主旨、與上不失其性命之情一語遙遙呼應、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即聖賢反求諸己之意、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為淫僻也。余媿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以上言仁義淫僻、均為失正、順

其性命之情、乃真中庸之道也、

胠篋

此章似妙在文曰勝於性也

蕭然南公、至聖至知、反國盜資、絕聖棄知、天下自安、通篇一意、○英儒斯賓塞曰、民賊不良、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可謂千古名言、據莊子之所謂盜賊、即斯賓塞所謂民賊不與之尤甚者、天下處比事人、謂聖印之安寧、盜賊之害而為禍害、無俟更端也、歐斯氏之言、尤為深痛、  
、千古演變激守之、至此極矣、

將為去聲。胙起居反、開發也。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緘、結也、固局局、古穴反、環舌也、鑄鑄、亦曰經也、扁、外。

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知、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也、篋擔也、囊而趨唯恐緘也、局也、。

鑄之不固也。然則鄉鄉、謂鄉也、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發端奇警無匹、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

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倒提警策、健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罔、謂無也、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境、即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句勢驟跳生動、杜公所謂意發關飛動、篇終接混沌、古來文字精能之至者、未

有不如此、所謂生龍活虎不可控縛、乃能導其人之精神、意態於千秋萬世後、立言之所以不朽者、端在於此也、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一句說過、斬截勁快、○田成

仲完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君簡公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于舒州、杜預注、王簡公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再用翼飛動之、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

有齊國。勁始、○陸云、自太公和至威王、二世為齊侯、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

乎。無以後加、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呂氏春秋補遺篇云、桀爲無道、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韓詩外傳云、桀爲酒池糟邱、關龍逢諫、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比干

剗。史記殷本紀、比干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剗比干、觀其心、葛弘脗。施、徐數反、裂也、左傳、哀公二年、周人殺其弘、子胥靡。靡、爛也、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使賜子胥屬、

夷革、浮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即盜跖、注見前篇、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曰。何適

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以上語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沈着

悲憤激昂、無以復加、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韓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魯

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貢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嘗欲擊趙、而畏楚救、今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因也、聖人生而大盜起。引魯酒事、以見變不

此見莊子本意初未嘗誣毀聖人也、特盜賊假聖人之說以肆其姦、且濁奈之何哉、世之淺者、以此文爲有背聖道、實未究其說激憤鬱之義指也、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憤恨之極、如聞喉斷之

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郭云、竭川非以虛谷

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

斗斛以量之。此下文字、排宕弛驟、氣勢至爲昌盛、韓退之之原道、實從此出、惟原道由正面立言、反覺少味、此文以偏宕之旨出之、故爾跌宕恣肆、不可方物、激昂欲說、蔚爲異觀矣、則並與斗斛而竊之。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鄭注、符節者、如今高中諸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

也。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竊言竊於大盜

盜之一揭諸侯。猶揭篋之揭。謂舉而持之以去也。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以上言聖人為盜跖所利用。故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

大盜乃止。擿同擿。投也。珠毀玉。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搃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盡也。殘

也。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去也。亂六律。鑠燒斷之也。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

攬折也。工。捶斃時巧者。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加一句。文法參差。削曾史之行。鉗說文

束也。鐵有所劫。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氣勢甜恣。詞米腐饜。助成汪洋汜濫之奇觀。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銷毀也。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係屬也。猶纏結也。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

下不僻邪僻也。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捶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音藥。散也。亂天下者也。法

之所無用也。以上言聖知之無用。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飄忽而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

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氏、皆古帝王、皆當是時也。民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羸、擔也。趣、趨也。

字、通接處純用道折倒戰之策、所以生動跳脫。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

外。其正指戰國游士之風。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無道、字法料何以知其

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學之知多。李云、兔網曰畢、微射曰弋、弩牙曰機。則鳥亂於上矣。文勢再振、其上箴時、尤為骨切。鉤餌網罟罾筴

鉤、釣鈞也。罾、魚網也。罟、皆網筴、筴、竹製、亦應魚器。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

學、皮車也。羅、落也。通作紛、格亦網也。高門仙先生曰、削格、格、通作落、頡、顛倒古漢書注、有虎落。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

多則俗惑於辯矣。漸亦詐也。頡滑、不正、解垢、猶邂逅、詭曲也。故天下每每大亂。每每、亂貌。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絕世名是以

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燦、謂反、音鏘、鏘、鏘也。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惴、朱僞切、惴栗、無足動之貌。之蟲。肖

翹翹、飛之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

民。種種、淳厚也。而悅夫役役之佞。役役、候貌。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以己訓人也。啍啍已亂天





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石也。磨彼節者有間。骨節必有間。隙之處。而刀刃者無厚也。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發明游行自在。不與物相礙之旨。老聃所以自全於亂世。得保其性命者。持此道也。文亦精絕。非細心體會。不易領悟。雖然每至於族。交湊之處。吾見其難為。此下言操海將事。不致掉以輕心。詞義尤極精澁。怵然為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此事後情狀。得意之色。見於言表。非有絕大本領。不能道其隻字。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道 一節

桓公齊桓公。小曰。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人。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糟魄。猶流澤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按甘。滑易之德。苦。艱難之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論當之至。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至愛莫如父子。固不能相授受。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見道之言。古今同慨。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而退之有泰山毫芒之喻也。

天運 一節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師金、魯太師、名金、自得之衛、行前問之。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以下說喻凡六、一獨狗、二舟車、三精、四擔梨、五猿狙、六好醜。夫芻狗之未陳也。精草爲狗、巫祝將送、以除不祥、而邀福祉、

盛以篋衍也。衍、箭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

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眯、寤也、言夢想而不可得

必且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

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迹於衛。孔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削削其跡、不見用也。窮於商周。商、殷也、周、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是非其

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楚昭王聘孔子、孔子挈徒從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從謂之賊、故與兵圍繞、經乎七日

、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與。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譬喻多則文境遂步生、此篇乃用此法。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

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此莊生運變之言也、夫周尚不可行之於魯、而欲行孔子之道於數千年後之今日、宜其扞格而不通矣。彼未知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即相時適變、因應無方之意。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

治。治者、尚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

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快也。

連前生、誤。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後世之人如魯徵、此等真毀謗聖人哉。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顰、即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通篇以不合時

而以諷諭出之。

### 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承、取也。痾、病也。猶掇之也。其取之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五六月、猶難時也。累丸於竿、以習按。則失者錙銖。錙銖、言其

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謂養

粹至極、古今萬事萬學、未有不專一如此、而能精極者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

善游者數能。善水曰游。數、音朔。若乃夫沒人。能驚沒於水。底之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語絕。吾問焉而不吾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語義皆極精妙。卻、亦覆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存心應物。皆當察此誠言。吳先生云。此是言止此。以下皆自所自也。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瓦、賤金貴散也。鈎者、帶鈎。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

亦曰注。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市軫反。學生。稷登生之術。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

開之操拔。弗末反。李。帶也。簞。隨云。帶也。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

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絕世名言。郭云。鞭。去其不及也。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單豹。隱人。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誘淮南人間篇注。毅。好禮之人。高門縣。即。薄。廡也。趨走高門。以奉高貴。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

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柴立中央。謂若橋木之無心。而中道是立也。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吳云。仲尼言止此。以下莊子之詞。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



柏矩有進之人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

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辜人者辜穢之人死體分散故推而強之也解朝服而幕晉幕覆也之號天而哭

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同災子獨先離之離譏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此官府之政令也榮辱立然後

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

無至此得乎探木窮源之論悲慨痛切姚姬傳云、誦其言、實自令人悲痛古之君人為人君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

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猶云一物有失其所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句法

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言詐偽之塗百出人民何得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

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每至哀痛之際、輒有無限悲涼嗚咽神情、筆歌墨舞、劇目沁脾、固是才高、亦由筆健

離騷屈原二篇、○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因讒之、王怒、疏原、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頃襄王立、原復以讒譏於江濱、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讓世之澁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離騷為三百篇後第一大文、千古剛賦之祖、沈鬱冤憤、悲壯淋漓、足以包有百代、史記杜詩疏文、皆從此出、學者不可不溯源於此、以為生平學業根柢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述家世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續載生辰

寅歲、孟陬寅月、庚寅日也、原生於寅歲寅月寅日、故自以為奇。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言學考於其初生、即揆以法度。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

余曰靈均。

正則喻牛、靈均喻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紛、盛也、脩能、脩養之功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

秋蘭以為佩。

香草以喻學術、屬、被也、辟、幽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汨、疾貌、喻學之勤也。

朝搴阰之木蘭

兮。夕攬洲之宿莽。

搴、取也、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謂之宿莽、此喻廣結同志。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淹、留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也。

騏驥、喻速、言欲急行而導君之先路也、吳擊甫先生曰、以上及時自脩而致之君。

昔三后之純粹

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

昌披、亂貌、一曰、自恣之意。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徑、邪徑、自取窘步。

惟黨人之偷樂

兮。路幽昧以險隘。

險、預危也。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憚、憂也、皇輿、言小大幽昧與我爲伴、吾不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忠余忍而不能舍也。

齊怒、盛怒也、謇謇、忠直貌、忠、特不能自忍於君而舍去耳。

指九天以

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

靈脩、君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正、猶質也、指天爲質、惟爲君之故、無他求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

先大父松

後悔遜而有他。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言懷王初與己相合、後乃悔而有他意。

數、即速

一、言余

成、定也、見國語注、或言、謂約定之言也。



不以失能而自悲也、徒傷君意之速變耳。○吳學甫先生曰、以上事君不合、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

與芳芷。留夷、揭車、杜蘅、芳芷、皆香草名。此喻所引進諸賢。

冀枝葉之發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言收其效果。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所謂穢為玉碎不為瓦全也。吳學甫先生曰、衆芳蕪穢、即芳草為蕪之意。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馮、滿也。求取無厭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

各興心而嫉妬。嫉妬者皆自恕而責人也。忽馳騫以追逐兮。謂衆人之爭求名利權貴者。非余心

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言已與衆人不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姱、美也。練、簡也。長顛領亦何傷。顛領、飢餓貌。攀木根以結茝兮。攀、持也。貫薜荔

之落蘂。其、累也。落、墜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纏。薛荔、胡繩、皆香草名。矯、揉也。纏纏、索好貌。喻己之服飾仁義佩道德也。謇吾法夫前

脩兮。前脩、昔之賢人。非時俗之所服。謇、即謇謇忠信之意。言吾法昔賢、佩服忠信、固與時俗所尚不同。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

則。彭咸、殷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艱、難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好服佩仁諱道德。

以自取束縛、故橫遭人之誣謔也。謇朝諝而夕替。吳北江先生曰、替乃諛之壞字。下同。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言以己之佩服法度為罪也。亦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以正獲罪、雖死不辭。怨靈脩之浩蕩兮。浩蕩、無思慮貌。終不察夫人心。怨懷王不察己心。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喻衆臣也。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偃、背也。錯、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言不循繩墨之直道、而謾隨為曲、即枉道以從時之意。競周容以為度。爭以容悅為度。忼鬱邑余佗佗兮。忼、憂貌。佗佗、

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言不循繩墨之直道、而謾隨為曲、即枉道以從時之意。競周容以為度。爭以容悅為度。忼鬱邑余佗佗兮。忼、憂貌。佗佗、

失志貌、鬱邑、亦憂貌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

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方的圓整、安能相容。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先大夫曰、書、懷竊神祇之權、殺牲、釋文、因來而取曰撰、忍尤攘詬、言不辭謗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一吳樂甫先生曰、悔相、息亮、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廼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轉筆、此在全篇為絕大頓挫關、相、視也、察、審也。步余馬於蘭

皋兮。曲澤曰、馳椒邱且焉止息。步馬、謂馬也、此二句頓宕之詞。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離、羅也、羅也、進既

不合、且恐羅罪、不如遂吾初服、○初服字顯下。制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此二

文、即苟余情之信芳兮、不知吾其亦已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陸離貌、芳與澤其雜糅兮、潤也、質之。唯昭質

其猶未虧。昭質、昭明之本質、此言人仕有年、未改吾素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再轉、○四荒、四境荒蕪之地、亦猶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繽紛

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一體解、○體解、文解也、○吳樂甫先生、舊說、以女嬃為原娣、蓋亦想像之。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申申、重也、○就女嬃生一波折、

詞、以說言嬋媛、則應是娣耳、○吳云、姊不應言嬋媛。曰鮫婞直以亡身兮。吳樂甫先生曰、亡、本作方、身與命古字通、亡身、殆方命之意、下。終然

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謩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婞節。賈棗蔬以盈室兮。賈、菜、蔬、皆惡草也。判獨離而

不服。衆不可戶說兮。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入告也、不戶說也。孰云察余之中情。世或舉而好朋兮。夫何瑯獨而

不余聽。女媭言依前聖以節中兮。吳華甫先生曰：節，即折中也。喟憑心而歷茲。憑心，猶云撫心。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隲詞。帝舜曰：啓夏生重華，恭爲帝舜。舜九疑山，在沅湘之南。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九辯，九歌皆禹樂。夏康娛以自縱。姚姬傳云：此言啓之失道也。事見逸書武觀篇。

及鄂子，王逸以夏康連語，誤。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羿淫遊以佚田兮，

好射夫封狐。羿，善射者之號，舊說爲先王射官，帝堯時有羿，堯時亦有羿，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曰相也，婦謂之豷，羿淫遊厥豷，浞代爲政，專其權勢，擊敗將豷，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取其家以爲己妻。澆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厥首，顛隕，顛言喪其首領，澆，寒浞子也，爲少康所誅，疆圉，多力也。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韞

醢兮。謂殺比于醢梅伯。殷宗用而不長。桀違道日遂而逢殃，紂黃醢忠良而絕祀，以上歷言古人君之無道亡國者。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

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不頗，不傾也。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視人之有德者而置之輔佐。夫

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二句倒文，茂，勉也，一說盛也，言得用下去，唯聖哲之有茂行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計極，猶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亦用也，此四句總結上文，吳華甫先生曰：陳詞重疊，明己之不能改爲，則文法平實，無奇觀矣。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陸，猶危也，言己盡忠近於危殆也。不量鑿而正枘兮，

鑿，孔也，枘，所以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曾，累也，自攬茹

鑿而方納兮，吾固知其鉅錯而難入。固前脩以蒞醢。前脩之所以取醢醢者，其道固皆如此。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曾，累也，自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一蕙，柔粟也，浪浪，流貌，吳華甫先生曰：以上因女媭之言，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一亡，從古如此，故不敢阿諛以紓身，梅伯言云：就正重華，知中正之無可悔，則仍以望吾君若

相矣、以下跪敷衽以陳詞兮、敷、布也、狂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言求者也、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凰別名、溘、猶奄也、吳肇甫先生曰、跪敷衽四句、是蒼莽特起之筆、後闡中四句、迷離纏束、與此四句又自爲一段之首尾、案、此下離奇光怪、不可方物、假洗洋俚詭之詞、以寄其乃心君國之痛、回環宛轉、縱宕恣肆、千古之絕調也、朝發軔

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葬、此所謂陳詞於重華也、夕余至乎縣圃、懸圃、神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日忽忽其

將暮、喻危亡、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弭節、按節徐步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此言多方以救楚國之將亡、詞危而心彌苦矣、路曼曼其

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言欲求賢才爲輔、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淮雨子、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

謂明、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若木、神木也、相羊、猶徘徊也、須臾相羊、尤極夷猶之致、文氣一宕、須臾、一作道遠、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飛廉使奔屬、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也、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此皆設想求治之方、告余未具、則中間之頓折也、吾令鳳鳥

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再接再厲、迭用吾令字、與前爲復調、以取排累之勢、所謂氣不孤行者也、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御、讀爲逐、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此二句亦頓宕波折之筆、使局勢開拓、而文氣益厚、魏文帝所謂優遊案衍周旋綽有餘度者、正以此等頓宕處多也、○按、此四句皆喻淫佞之輩、不與己同心、吾

令帝閨開關兮、主倚閭闔而望予、閨、門者、望予者、予望也、解者多誤、詩、倡予和女、予倡女和也、悔予不送兮、予悔不送也、訊予不顧、顛倒思子、言彼雖不顧予訊、而予則思之至於顛倒也、倒文之例、古人常有

之說也、天帝之關、豈得由吾號令哉、蓋所謂吾令云者、屈子自喻號令之詞、與前吾令羲和、吾令鳳鳥、使望舒、使飛廉、與後吾令豐隆、吾令鳩同

意、此追憶其秉國鈞、發號施令、求賢望治之時、所謂帝閨、即宮門之主關者、倚閭闔而望予者、予倚宮門自宮中而望天下也、故下云結幽蘭而延佇、雖時不我與、猶萬一冀賢者之來匡也、必如此解、態度恰見、而其事始足述也、若云不得已而求訴遭拒、豈賢哲有志之士之所欲言哉、李白梁甫吟

云、以頰叩關關者怒、蓋亦誤解、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屈子之文、故其詞彌加甚矣、

文編卷上 離騷 五一

此句方始點明兩不分敵美嫉妬之罪。淮南子、白水出崑崙之山、登閬風而縹馬也。此兩句從上段脫卸而下、乃千迴百折、乃始落下、以下又開。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

文中賦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舊說、高邱、楚地名、一云、閬風山上無女、喻無與已同。心者也、按、即才難之意。○領起下文、著語倍有精神。溘吾遊此春

宮兮。春宮、東方賢宮舍也。折瓊枝以繼佩。瓊、玉也、繼、續也、不惑之意。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相、視也、視下女之可貽者、賢當舍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豐隆、雲龍、處妃、神女、一說、伏羲氏女、瀾洛水而死、遂為河神、以喻賢者隱士。解佩纒以結言兮。

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理、媒也、下理弱媒拙、同。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緯繡、垂屨也、○總二句、與前離風四句同意。夕歸

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前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窮水出於窮石。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禹貢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嶠嶽之山。保厥美以

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說文云、淫、私也、爾雅、故淫亦訓久。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感妃保其美德、不可與

事君、故棄而更求也、吳夢甫先生曰、此言肥遯之賢之不可彈起者。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二句、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娥之佚女。偃蹇、高貌、佚、美也、有娥、娥名、詩、有娥方梓、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鳩、惡鳥也、以喻讒人。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四句言不推求賢之難、並媒介之才而不可得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得有天下之號、鳳皇既受禮遣、恐高辛先我而得有娥之佚女也、按、此斷言必皆有事實可指、而故隱約言之、非漫為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聊浮遊以逍遙。二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此似以少康自喻、二姚仍以喻賢者、少康得二妃以成顯功、是原以善得助以救楚也、依然不忍甘心舍去之意、詞旨深婉如此、至理弱媒拙以下、始知終不可為、而詞旨彌復沉痛矣。理弱而媒拙兮。

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吳華甫先生曰：前段言多方以救靈國之將亡，而爲小人所騙，此段言廣求羣賢，卒無一得，而各以溷濁妬蔽東之，然後以顯

中遠遠結求賢，以哲王不寤結危亡之無救也。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續結上兩段，文情激越，起異常，神氣傑出。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

與此終古。以蒼茫感，謂作收。索瓊茅以筵篲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破竹而下曰筵。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善卜者。曰兩美

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吳北江先生曰：蘇當爲莫字之誤，兩美必合，豈有信修而莫之者乎。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王嗣通曰：不

可斥言有君，故曰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也。汝，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靈氛言此此，芳草，離謂喻君，按，不必定喻君，蓋渾指志同道合之君臣同列而言。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以下答民好惡其不

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吳華甫先生曰：言人情相同，猶若大夫，不必去也。王注：黨人謂楚國，是也。言楚國人獨異乎，其字皆如說字。戶服艾以盈要兮。戶，猶家也。言其多也。

與前衆不可戶說之戶同，艾，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會白蒿，非芳草，要，古腰字。

蘇冀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蘇，取也。幃，香囊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巫咸，神巫，椒糈，所以降神，此四句賦。百神翳其備降兮。翳，蔽也。九疑續其並迎。續，盛也。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剡剡，光貌。皇者，美稱。揚其光靈，以吉占告我。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

矩矱其所同。梅伯言云：靈氛勸其去而之他，巫咸則欲其留以求合，勉升降，驗言與世浮沉。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伊

尹，湯臣，咎繇，禹臣。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喻左右之臣，言苟能得君，不必待人薦進。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說、傳說也、傳、地名、武丁、殷高宗也、對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鑿傅巖、孟子曰、傳說、呂望之鼓刀

兮。遭周文而得舉。呂、太公之姓氏也、或言呂望太公望、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該、輔也、該輔、謂取

使百草為之不芳。編注、欲分前唱、則草木凋落、以喻言先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偃蹇、衆盛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此下答詞、巫咸勸其勉以求合、此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此答中情好脩之句、謂正惟好脩、故不能見容、稍不自持、皆化而為蕭艾、○王蘭余以蘭為可

恃兮。編注、蘭、謂蘭王、羌無實而容長。內無實美、但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

慢諂兮。編注、椒謂楚大夫子椒、穢又欲充夫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穢、與固時

俗之流從兮。流從、姚本作從流、吳棻甫先生曰、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

蘼。編注、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

上下。言衆雖變化、獨守忠貞、雖不見用、猶調和已之行度以自娛樂、聊且徐徐浮遊、以求同志、亦君子安命守時之意、靈氛既告余

○吳棻甫先生曰、和調度四句、仍將從靈氛也、至於遠遊自樂、則天上海外之幻想、非靈氛所稱九洲相若之指矣、

○王蘭

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也。歷、選也。折瓊枝以爲羞兮。羞、脯也。精瓊靡以爲糧。糧、糧也。爲余

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以上自女嬃靈氛巫咸作數四頓折、設

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東極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流沙、西極、萬物所成。

摩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此語亦文

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軻而竝馳。軻、鋼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奏九歌而舞韶

兮。九歌、韶樂。聊假日以媮樂。按此出神人以樂稍憂之指、媮、譖曰媮。陟升皇之赫戲兮。升皇、天也、赫、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託言懷悲馬懷、以見己意、○王逸云、惟陟崑崙、升天庭、不足

亂曰。亂者、理也、所以發理已焉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

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張皋文曰。願竢時乎。吾將刈。延佇乎。吾將返。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爲層次。

又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不可混。

吳摯甫先生曰。魏文帝典論云。優遊案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漁父

洪氏曰。卜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或按楚辭莊子漁父之言。以爲實錄。非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江謂沅江。潭深淵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

閭大夫與。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區別士。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

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溷其

泥。而揚其波。溷。音骨。濁也。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餽。食也。歠。飲也。糟。酒滓也。何故深思高舉。而自

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察。察也。皎潔也。受物之

汶汶者乎。汶汶。玷辱也。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

父莞爾而笑。莞爾。微笑貌。鼓枻而去。枻。楫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在今常德府龍陽縣。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勸學

荀況之說、又稱荀卿、漢志、作孫卿、避宣帝諱也、戰國趙人、曾遊學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論之、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漢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於儒家、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一篇主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于過其本性也。木直中

繩。輮以爲輪。輮、屈也。其曲中規。雖有槁暴。槁枯也。不復挺者。挺、直也。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

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則知同明而行無

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

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無所不包。干越夷貉之子。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靖、謀也、共、恭也。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助也、景、明之儔、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以結爲提、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跂、舉也。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

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

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王念孫曰、江河、當作江海。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王念孫曰、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

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

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與之俱黑。二句。蘭槐之根是為芷。

蘭槐、香也。其漸之滫。滫、清也、染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雖香草、浸漬於滫中、

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

之來，必象其德。以結為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

以為狂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

草木疇生。疇、與同類也。禽獸羣焉。焉、當也。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

斧斤至焉。質、射侯、的、正鵠也。此喻召禍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喻禍福榮辱皆由自招。故言有召禍也。行

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一語折落。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

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

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十當作千。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

刻也。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會與捨同。蟻無爪牙之利。蟻與蝮同、蝮、蝮也。筋骨之強，上食埃

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跪、足也、六字、螯為八字之說。非蛇鱉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

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專誠之謂也。行衢道

者不至。四達謂之衢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騰蛇能飛

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梭、才短也、言技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其中、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磨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言尸鳩

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業亦當如尸鳩之一、執業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以上發明為學專一之功、詞工參茂、乃荀子之賦筆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仰秣者、仰首而秣也、故聲無小而不聞、形無隱而不形。

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平聲、下同、乎始。

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發明為學之要、特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

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春秋之微也。微、謂微而顯志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一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端而言。端、謂為端、端、微言也、或曰、謂端莊而言也、驥而動。驥、微動也、一可以為法則也。一、皆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

類也。而晦之。端、謂為端、端、微言也、或曰、謂端莊而言也、驥而動、微動也、一、皆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強也。問一而告二謂

之囋。囋者、囋囋、語聲繁碎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嚮同。如嚮、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其人、謂禮樂法而

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顯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

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學者近賢師而觀其說、則尊高而能徧周於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一學之經。莫速

乎好其人。隆禮次之。經、音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人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

識志順詩書而已耳。王引之曰、此文應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識字衍文、安、語辭。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

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挈、舉也。與屈同、頓、引也。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為人之綱領、猶領之在裘、舉其領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道、由也。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

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澆壺也。古人貯食以壺、以錐澆、言以錐代箸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

也。守法度之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一散、謂不自檢束、問栝者、栝、惡也、謂所問非禮義也。勿告也。告栝者。勿問也。說栝

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故未可與言

而言謂之傲。傲、驕也。論語曰、言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

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詩、小雅、匪交匪舒。交、謂為敵、侮也。舒、舒也。言不侮侮不忘殺也。天子所予。予、賜也。此之謂

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以貴之。

仁義不一。仁義、謂迭次不離也。他術不能顯也。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一出、一入、謂

徐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

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誦數、猶誦說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為其人以處之。擇賢人與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姚姬傳云、言目好之甚於五色也。下三句義同、是乃為致好之耳。耳好之五聲。口好

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故能應物、能定能

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見、顯也。地見其光。光、謂為廣。君子貴其全也。德之全也、以七

滿、然意

說難。韓非、○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韓非子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說、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漢書藝文志、法家有韓非子五十五篇、

戰國之時、乃尚遊說之世、故韓非作此篇、深明為說之難、委曲深至、用意悲愴、至文情之精悍廉勁、尤為千古獨絕、太史公作韓非傳、於說難反復致意、且全錄其文於傳中、蓋好之至矣、但韓非原文、猶有枝葉未盡刊落者、史記稍加刪節、勁爽益增、今依史記定本、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權智、說之之字、指人君言、○言凡說人者、必其智有以說之、韓非謂此層尚非難事、又非吾辯之能明

吾意之難也。智足為說矣、又必辯詞之能達已意、言此亦不為難事、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橫逸四出、能盡其詞、常人多不敢為、今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厚利說之、則彼見為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視、必棄遠而疏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見謂無心而濶濶於事情、必不收用、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分隱顯二層、尤深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

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言事貴隱密、若人君有所匿之事、說者雖不身泄而身危矣、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如人君嗜酒、而極言禹惡旨酒之美、周

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君之於己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預知焉則身危彼顯

恩澤尚未渥厚、而所說之語、極其智之所及、有功則忌其德、有敗則疑其姦、其交際之公然也、

有所出事而自以爲他故說者與預知焉則身危此層尤刻人、言彼顯爲某事、而不肯明言、自飾以爲他故、說者探知其露、則身危彊之以其

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大人、在位者、間已、謂離間也與之

論細人則以爲鬻權鬻權、謂市權也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嘗、試也徑省其

辭則不知謂智而屈之省簡寡言、故以爲不智而貶細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縱其多言寡要而惡順事陳意則曰怯

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排擊不第、如崇山峻嶺、難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一頓束、

一段、力陳凡說之務仍用直在知節所說之所敬矜而滅其所醜所矜夸者、從而飾之、所愧恥者、從而掩之彼自知謂智其

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礙之規異

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彼規畫異人之事、誇譽異人之行、實則自誇所得、吾則因而崇飾之、無有傷害也有與同失者則

明飾其無失也大意無所拂悟悟辭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智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必如此、乃非得其親近而不疑也知謂智盡之難也此句屬下讀、智盡、即盡智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

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謂智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東伊尹

爲庖孟子萬章曰、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爲虜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虜其君、與其大夫百里奚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恥也一也、謂耶、仕士同字、按爲官者、嘗曰有能名、此能仕、作能仕官解、亦通、○議論感慨悲涼



日、所言揭幕之飾、檢過於卑鄙、故引伊尹百里證之、以見其不得

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謂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人

襲胡取之又此二說者其知智皆當矣委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智之難也

處知智則難矣揭明本指、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

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

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

也極力顯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論特有深味、故有愛於主則知智當去而加

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總東上三事、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馴也、狎而騎也吐語英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

嬰觸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斷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一篇歸宿所在、取喻尤絕、

段、引三事以見人情之變、化難測、益明為說之難、

湛湛動人，說士之術，至此當可謂曲盡，然非韓子廉悍深刻之筆，安能驚醒曲到驚人耳目如此，以此見文字之功之不可沒矣。

吳云：韓子此篇，非以諛諂導諛為宗旨也。乃深見專制時代，君人者威權之不可測，而言說之不可不慎，極言其窒礙，以見其難，正所以明貴勢之無是非，而深寄其悲憤耳。其抑鬱難言之隱，皆在筆墨之外，而所吐言者，僅止如此，故推測愈詳，文情乃愈妙也。

### 難七篇

素露曰：辯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也。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詞，則曰難也。蘇注：古人行事，或不合理，韓子立詞以難之也。趙本應注：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於刑名也。論難之文，以韓非為極則，用筆深刻廉悍，冰解的破，無堅不摧，使對敵者無隙隙餘地，而英姿颯爽，勁快無匹，千古名家辯論文字，無不導源於此，而莫有能與之抗行者，可謂絕調矣。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呂氏春秋注：舅犯，孤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而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

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禮多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偽。不辭為忠信之事，以詐偽取勝，兵家所不嫌。君

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遣退之也。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

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獵也。偷取多獸，掩襲而取，後必無獸。獸被掩襲，相戒不至，故其後必無可取。以詐遇民，詐以

偷取一時，偷取一時之利。後必無復。無復可得。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

歸而行爵。酒行。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補出地名。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

身可乎。措詰簡峻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一時權宜雍季言。萬世之利

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用舅犯謀又知萬世之利。行爵而先雍季、○以

非難語

或曰。韓非作難、皆設為或曰以明之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為前事作難、自當以雍季為不是、開頭一語、便將主意揭出、分明涇渭、快絕峻絕、○凡作文、主意最要拳定、最要明顯、讀他人文字、連盡數行、茫

然不知其命意所在、最足令人煩悶、韓非此句、破空而來、正所謂起頭處來得勇猛、所謂開門見山、所謂針針見血、皆是此妙、滑口讀過、便抹煞千古妙文矣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承上

原對問之法、不再從雍季身上糾纏、所謂逆接、所謂不平、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所謂做得倒攪得開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更加一句、仍不落雍季、在專駁舅犯之言、并非對文公之問、故韓非之難、便從此處下手、但憑空發揮對問之理、絕不糾纏本事、所以為高

也。點明本領、簡發曉暢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轉筆雄快、○又開一段、破主意、戰而勝則國安而身

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言以後之事、無急於目前之得勝者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

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拔拂、猶言救也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

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落到詐敵之非失計、○自戰勝以下、一氣奔放、語急氣峻、英姿颯爽、如帶

尾、雄傑峻厲至此極矣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總收上兩段且文公不知舅犯之言。仍用一句陡轉、揭明主意、○并

文公之不知、便是逆筆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透得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

未申明舅犯所言云何、先行呼破

復何傷哉。復得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

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用虛神蕩漾之筆、以疏其氣、以前文過於嚴峻也。舅犯則以己兼之。

矣。未言所以兼之之故、而先叫出兼字、亦是逆筆、先揭主意、與前三處異曲同工。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

欺其民也。夫既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

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論功行賞。雍季無一焉而先賞。總聚全篇。文公之霸不亦

宜乎。述仲尼言。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爭界也。舜往耕焉。期年剛京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釣者所倚曰坻。舜往漁焉。期

年而讓長。讓於年長者。東夷之陶者器苦窳。音庚、上聲、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

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讀劇

勤也、藉當也。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問妙其人曰。堯為天子。妙答、○其實何特問何待答、爾魄追魂、所以為妙。然則仲尼之聖。堯

奈何。以上俱是凌空攝影之筆。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至此方點明主意、所謂逆折。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

又何德而化。斷制森嚴。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以舜為賢。則去堯之明。察聖堯以堯為聖。則

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楯，所見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穿陷之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言其言自相矛盾也。

機趣情中、令人拍案叫絕、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

說也。斯載快絕、且舜救敗，句勢勁挺、若云且舜之救敗也、使元陽突、期年已一過也。已、止也。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

以已者，天下之過失無窮、有盡遂無已。法、兼、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挺接英、令曰：中程者

賞，中、去聲、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俊快無比、煞有劍氣、奚待期年。此段乃韓子補綴其

斯學本領、英姿落落、所謂堂上人說話也、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此策也、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

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矯、下者，處形勢之地、以矯正其下、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

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靡笄之役，首伐齊也、笄、音靡、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郟、即郟字、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

郟子因曰：胡不以徇。勸其以囚首徇衆、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使讓者不墮歸罪韓子也、

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揭明主意、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

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論重不辜之也、重不

辜，則國亂，若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則國亂，若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

辜民所以起怨也。民怨則國危。文筆博驚、迅邁無前。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東上且韓子

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句法變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至。分得細、法家本色。是韓

子之謗已成而邾子且後至也。駭難驚夫邾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

謗。是何言分謗也。不足分謗、又生徇、謗、屢屢結束。昔者紂為炮烙。呂氏春秋、紂嘗斃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地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崇侯惡

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尙書、割朝涉之脛、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舊注、此助為感、更益謗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

甚矣。此轉意、沉至。韓子弗得且望邾子之得之也。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沈痛嗚咽、至仁

側隱之言。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

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又生一夫下使民絕望於上。又使韓子不知

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總結全篇、章法完密。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近小市。宮、即居室。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補叙

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踴者、刑足之人所著。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造、變色、造、然、其

容造焉、大驚禮、造公造、然失容、注、驚惶貌。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言不明政治之理。夫刑當無多。

不當無少。當、謂去聲、言得其當、則無所謂多、不當、無所謂少也。無以不當聞。不以不當聞於公。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誅、按突元。

以千百數。數、上聲、誅人雖多、不能止其奔潰。猶北不止。誅人雖多、不能止其奔潰。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勝、平聲、言恐不勝誅、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而姦尙不盡。

韓子多用排筆、在語約而意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韓子刑名之學、故不以殺人為非、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猶言非君人者之恥。公胡其不

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之也、考殿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

不復遺冠乎。妙語解頤、已見行小惠失政體之意、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無四、一起超妙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

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斷案、○系屬一筆於此、至篇末始承接之、此下便不言非義之故、使行

之而義也。桓公宿義。宿、留也、如宿、須遺冠而後行之也。須、特則是桓公非行義為遺冠也。此意

至極、純根人、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生遺義之恥於君子矣。承明起句之意、○行之而義一層、五

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

民偷幸而望於上。言微幸、猶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所見甚大、不察夫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僂笑曰。古時對勞、常有僂人易哉。為君一

曰。仲父。二曰。仲父。羣僂人口、物舉有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言求人、甚難佚於使人。用人時則、甚佚吾得仲

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以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F以

層層設難、如剝蕉、抽髓、痛快無匹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

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亟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者、扭格之也索賢不為人主難。句勢、且

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前言其要、此言其常君人者奚其勞

哉。以上第一層使人又非所佚也。入第二層、每句跳脫而出、極飛動變態之致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事遇

也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

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以上第二層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然。總結上兩層、收束奇勁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此種難題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



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以上第一層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頓提管仲非周公且

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

下者子謂成王也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背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

子而行天下必不難奪其君國矣。肆廣橫說、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

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終言行止非周公且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又開一層、其奇橫不測

、與上文正同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

武之上桓公危矣。奇肆驚駭得未曾有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齊簡公之臣也而弑其

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行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排筆而下、讀奇傲、不可方物管仲非

周公且以已諱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

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以上為第四層、又總束前篇、相鑄有致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

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餘意又開一層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

蟲流出尸而作葬。作始也、借字妙、言桓公任仲之事已審爾萌、特借豎刁輩發見而已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

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以上第五層、○斷案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小人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

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

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

也。夫竈。一人煬焉。蔽於火前也。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

公曰。善。遂去雍鉏。雍鉏。國策作雍疽。孟子作雍疽。說苑作雍疽。孔子世家有官者雍渠。說者謂雍渠即雍疽。左傳。公二十六年。孫臏從衛師敗之。圍。雍鉏。雍疽。注。雍鉏。孫氏臣也。則與此雍鉏字合。退彌子瑕。

而用司空狗。左傳。季札適衛。說遷遷史。狗。注。史朝之子。女子。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借陳夢。以見主道。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

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看題得。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事未詳。燕子噲賢。子之

而壅焉。燕噲。易王子。中蘇代之計。以子之為相。大信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為臣。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市被死。難雜數月。死者數萬人。齊伐燕。噲死。離子之。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夫去所

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

則必危矣。知。即智。○此猶前篇以榮封衛公處。武田常之上之義。仍本任法不任人之旨也。或曰。屈到嗜菱。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

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公說參無郵。史記。晉靈公六年。魏襄師。范無咎。狗或。豈即參無郵耶。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

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誠賢而賢用之。與用所愛異。語皆有所

論、特爲正本  
聘、聘之說

故楚莊舉孫叔而霸。

孫叔敖相楚莊王、施教於民、吏無姦邪、盜賊不起、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商辛用費仲而滅。

商紂名辛、費仲、紂臣、善諛好利、國人

邪親

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此言衛君用史狗、未必非眞賢、自不能與燕噲

用子之  
問論

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

智

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獨手成趨、驚濤動人、

說林 節錄三節 韓非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

傳、信也、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

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

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

相銜負、兩蛇相銜而負也、

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

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

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父待

之甚敬。因獻酒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

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

離、削也、謂斧所、其創已斷數處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數、速也、隰

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馮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釁鼓。古戰時殺牲以祭。以血塗鼓。所以神我師也。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乃不殺也。

鄒忌諷齊王

戰國策○記先秦諸國時事。亦稱國策。曾蒙戰國策目錄序云。劉向所定戰國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賦之士大夫家。始得得其書。然後戰國三十三篇復完云。

鄒忌脩

也長

八尺有餘。體貌昞麗。

昞。謂通。光飾之意。

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意即我與徐公誰為美也。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

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

孰。即熟。熟視。詳觀之也。

自以為不如。窺

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稱名。私。偏也。所偏愛也。

妾之美我者。畏

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廣韻、蔽、掩也、意謂掩蔽、蔽、不使王知也。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

書見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

斥人之惡曰諷、謂於市朝指斥王之過失。

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

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謂於朝廷之間，即能戰勝也。

楚襄王質於齊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典神以取信曰質、史記正義曰、國強欲恃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懷王薨，天子死曰薨、太子辭

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隘、阻也、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此齊王語也、謂如

太子曰：臣有傅，傅、師、傳也、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

死父，送、送、葬也、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利也、太子入，致命齊王曰：命，命、傳致也、致、猶言復命、敬獻地五百里。齊

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

地與我、則允汝、歸、否則不允、

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楚之法，設軍殺將者，官爲上柱國。王

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社稷，土穀之神，多作國家之代稱。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

求東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親也。許彊萬乘之齊。萬乘，謂萬乘兵車也。以喻強大。

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

良出。昭常入見。楚分屈、景、昭、三姓，昭常，楚同姓之臣。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

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此萬乘，指楚而言。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

千乘之用也。千乘，喻小國也。不可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景鯉，亦楚同姓臣。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

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

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

三子之計。猶言三子之計，其人宜用誰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佛，音佛，怒貌。作色，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

臣請效其說。效，猶效也。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

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

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

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也。甲、兵。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東地。也。典、守。且與死生。猶言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悉五尺至六十。五尺童子。至六十老人。三十餘萬。弊甲鈍兵。兵、謂兵器。願承下

塵。謙詞、謂願決一戰也。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言願

於楚王、弊邑、謙詞、謂本國、是常矯也。偽造委託曰矯。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未至齊之疆界。秦以五十

萬臨齊右壤。至齊右部疆界。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

縮甲、猶言退兵。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楚、南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

全。言楚未用兵、而能保全東地。

觸讐諫趙太后。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悉攻之、此配其事。

趙太后新用事。用事、猶執政也。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命以長安君質於齊以為信、質、信也、長安君、趙太后

少子。子子兵乃出。齊乃肯出兵。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明、善左右之人。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

婦必唾其面。老婦、太后自稱。唾其面、辱之也。左師觸讐。左師、官名、觸、人名、讐、質涉切、音儲、史記作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胥、待

入而徐趨。趨、疾行也、按古於尊者前疾行以為禮、今言徐趨、緩行也。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郤、與隙音義並同、隙、間隙、此指疾病而言。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輦、

切、連上聲、車多力大人輓者、又天子車曰輦。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朱郁切、音祝、與鬻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

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耆、嗜。和於身也。和、順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

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賤、謙詞、其名、謙。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宮。黑衣、或戰也、此謂侍衛之職。沒死以聞。按沒死、猶昧死也、言冒昧而犯死罪、謙詞也、此古人恆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填溝壑、謂死也、此臣下之謙詞。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笑曰：婦人異甚。異甚、猶尤甚也。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音媼、上聲、婦人老者之通稱、燕后、太后之女、嫁於燕、故

曰燕后、資、勝也、謂太后之愛女、過於愛子也。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深、遠、

也。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當燕后遠嫁異國之際、太后持其足踵而哭之。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

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言太后之於其女、非不思念、然必祝其勿返、蓋為其計久遠也、蓋斯時非

有過不得返、返則必為夫家所棄者、所謂入歸也。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

繼有在者乎？謂當趙建國之始、其始祖之子孫、其後嗣至今猶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按、占帝

惟嫡長子得以繼承、所謂宗子也、其旁支子孫、初亦貴顯、漸就湮滅、不獨趙國為然、諸侯莫不如此、長安君亦非長子、故左師公欲以此感動太后、下為左師之語。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此仍攬旁

支小宗子



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謂此等人之消滅無餘，大都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蓋以其爵位過尊，奉養甚厚，而無功於國，故不能養其爵祿也。重器，即寶器。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膏腴，肥沃也。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山陵崩，謂太后死也。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言長安君不能立足於趙也。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計短，謂僅計及目前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 燕昭王破齊

燕昭王收破燕而後即位。史記燕召公世家云：「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池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

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孤，王侯之謙稱。此昭王自謂。燕召公世家云：「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按子之噲之相也。而襲

破燕。襲，掩其不備也。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襲。」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報，報仇也。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

之恥。與共國，即與之共知國政之意。雪，洗也。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與師共處也。

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意謂帝者以師視其臣，王者以友視其臣，霸者與臣皆賤役也。詘指而事之，北面受

學。謂、音屈、枉屈也。指、意向也。謂屈意而事之也。北面、弟子事師之禮。則百己者至。言勝已百倍之人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皆事尊者之禮。則什己

者至。勝已十倍人趨已趨。以平等之禮待之也。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倨傲則厠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恣難、恣意怒視也、如拍案之擊、响籍叱咄。响、旭紆切、手呵也、籍、贈也、叱、大詞也、咄、都忽切、亦呵叱也、則徒隸之人至矣。徒隸、賤民也、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服道、猶言遵道、致、招致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謁見尊敬之人、亦謂之朝、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音娟、主掃除之人、又涓人亦曰涓人、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

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頭也、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

五百金。安事、猶言安用、捐、棄也、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市馬、購

馬也。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未至、週年、千里之馬至者三。售馬者送馬、來求購也、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

隗且見士。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言王欲招致天下賢士、請先從隗開始、如隗者、尚蒙王優禮、況賢於隗者哉、彼等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也、於是昭王為隗

築宮而師之。師、事之也、樂毅自魏往。樂毅、燕人、樂羊之後、自魏歸燕、昭王以爲上將軍、伐鄒、衍、自齊往、鄒、衍、史記作齊復仇、下齊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封昌國君、鄒衍自齊往。鄒、衍、史記作

衛管此類也、如燕、昭王、劇辛至燕任政、下齊之計、其功亦多、士爭湊燕。湊、聚也、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

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殷、盛也、大也、士卒樂佚輕戰。佚、通逸、不勞也、輕戰、下是戰也、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

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三晉，謂韓趙魏也。春秋時，三家仕晉為卿，其後分晉，各自立國，是為三晉。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閔王，齊燕王獨

追北。北，敗也。入至臨淄。齊都也。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

魯仲連說辛垣衍拒秦

秦圍趙之邯鄲。邯鄲，趙都也。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安釐王，名圍，畏秦。止於蕩陰不進。蕩陰，魏地，即今湯陰。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閒，入邯鄲也。由因平原君謂趙王曰。因，由也。秦所以急圍趙

者。前與齊潛王爭強為帝。齊潛王，即齊閔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潛王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蘇代說書王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

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吳白，齊潛王已益弱。謂齊潛王之國益弱也。會秦昭王為帝者，尊秦之先王也。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平原君，即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封於平原。

趙尊秦為帝。吳白，史公敘事節秦常法。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

折於外。折，敗挫也。此謂長平之役。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是也。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

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帝秦者，即尊秦為帝也。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魯連，即魯仲連之簡稱。始吾以

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梁，魏

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梁，魏

之。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同洩。漏也。辛垣衍許諾。吳曰。以上先敘原委。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鮑焦。憤世疾俗。立構而死。故人譏其不從容。然由今觀之。則其死不爲過。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上。尚也。以獲敵人之首爲功也。權使其士。權。權譎之術也。虜使其民。使。使其民若奴虜。彼則肆然而爲帝。肆。放恣也。過而遂正於天下。正。同政。言秦如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惡。屋厚切。何也。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齊威王。桓公午之子。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

曰。赴、皆喪也。俗作計。天崩地坼。自上條下曰崩、坼、謂如策。裂也。此喻天子之死。天子下席。下席、謂去位、喻天子死也。一說、天子謂烈王弟顯王局、居喪不能安居帝位。東藩之臣田嬰

齊。藩、屏也、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故謂諸侯為藩、齊在東、故曰東藩、嬰、齊威王名。後至則斲之。斲、音琢、斬也。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勃然、變色貌、叱、

嗟、呵斥聲、而、汝也、言其母為婢、馳之、詞。卒為天下笑。放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言周之誅求、為彼天子言周之所不能忍。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言周本為天子、固當如此、不足怪也。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言十僕從一主人。

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

曰。然。莫曰、古語以然為然則、此然、謂然則也、今人記誤去此字。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烹、煮也、醢、音海、肉醬也。凡人物無不斲者、皆曰醢。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快音央、去聲、恨也、嘻、歎詞。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

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殷時國名、史記作鄂、亦殷時國名。鬼侯有子而好。好、女也。故入之

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脯、乾肉也、音甫、言殺鄂侯以其肉為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喟、音位切、歎、歎也。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牖里、地名、史記作羸里。凡物所在之舍曰庫。曷為與人俱稱帝王

卒就舖醢之地也。吳曰、文勢未落、先揚一筆、少為停頓、此長篇文字作法、以下再接再厲。齊潛王將之魯。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潛王四十年、燕秦趙三皆會謀以伐、敗我濟西、燕將樂毅入臨淄、潛王出亡

之術、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鄭魯、有驕色、鄭魯君弗內、遂走莒。夷維子執策而從。夷維、複姓、一說夷維、地名。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

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太牢、牛、羊、豕。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言其所取之禮非是。彼吾君者。

天子也。

以魯王曾稱  
東帝之故

天子巡狩。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辟舍。

辟、今作避、辟舍、  
遷避所居之宮室。

納莞鍵。

莞、音管、鍵也、  
音健、鍵也、禮記、

凡祭器人者謂之牲、受者謂  
之牝、此言納莞鍵於天子也。

攝枉抱儿視膳於堂下。

攝、結也、枉、衣襟也、  
以侍天子進膳、此蓋臣下侍天子之禮。

天子已食退而聽朝

也。魯人投其籥。

逸略切、音樂、  
與籥同。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

假、借也、  
道也、當是時鄒君死。

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倍、同背、主人背殯、  
柩、謂當北面哭。

設北面於南

方。後然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

以米及貝置死者口中、  
曰飯、以珠玉曰含。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

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

互有稱王  
之名。

睹其一戰而

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三晉、韓趙魏也、吳曰、通稱藩勢、  
至此一放、淋漓痛快、無以復加。

且秦無已

而帝。

吳曰、再接再厲、  
此文勢乃為厚重。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與其所謂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晏、安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吳曰、此段尤關切、蓋梁之君臣所以欲帝秦者、  
梁王下過欲晏然無事、而其臣咸欲保其故寵而已、此乃窮極隱微之論、足以劫其本謀、

於是辛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

庸、愚

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吳曰、特與趙虞相映、  
以為前後照映章法。

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

卻、退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

趙擊秦。秦軍引而去。魏公子無忌，即信陵君、奪軍救趙、事詳史記魏公子列傳。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

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以金帛贈人曰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賈，謂

不忍為也。按魯仲連，連名，國策多一仲字，誤。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茅順甫云：雄駿明快，可為論事之法。吳曰：此文有關周末形勢及魯連大節，文亦

英偉非常。

蘇代約燕昭王書。燕既破齊，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以此書止之。按：代，秦之弟，鮑彪曰：約，猶止也。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吳曰：起勢峭峻，史記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史記正義年表云：潛王二十八年，滅宋，三十五年，五國共擊潛王，王走莒。齊楚不

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吳曰：齊楚既有枳宋，可以事秦矣，猶不得者，足見有功者為秦之所不容，此正針對昭王立論，所謂警切者也。

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吳曰：奇語，又曰：八字突兀，蓋起，如主峯高時，通篇文字均由此分脈，史記索隱云：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

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吳曰：告楚告韓傳魏，章法奇，古人文字，每篇皆告，心經營，自具形貌，不似後人陳陳相因，下筆苟率也。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吳曰：奇語，又曰：八字突兀，蓋起，如主峯高時，通篇文字均由此分脈，史記索隱云：謂顯然而告天下。乘夏

水而下江。吳曰：告楚告韓傳魏，章法奇，古人文字，每篇皆告，心經營，自具形貌，不似後人陳陳相因，下筆苟率也。五日而至郢。吳曰：奇語，又曰：八字突兀，蓋起，如主峯高時，通篇文字均由此分脈，史記索隱云：謂顯然而告天下。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吳曰：奇語，又曰：八字突兀，蓋起，如主峯高時，通篇文字均由此分脈，史記索隱云：謂顯然而告天下。乘夏

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漢中亦秦地，秦本紀云：惠文君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西漢中府，秦置漢中郡，一統志云：陝西漢中府，秦置漢中郡，一統志云：巴水名，與漢水相近，在今南鄭縣南。

在洞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宛，一統志云，在湖北荊門州南，隨，一統志云，湖北隨州，春秋時隨國，吳曰，獨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吳曰，隼，統俊逸，句勢皆與全篇體格相稱，所謂鏗鏘動金石，句句欲飛，鳴者也。○索隱云，易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函谷，秦之要塞，秦不亦遠乎。言此以破合從也。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言十七年之久，不敢叛秦。秦正

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云，地名，近宜陽，高曰，少曲，少水之曲，即沁水，在今濟源縣。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

而莫不盡繇。吳曰，繇，同條，言皆供條役。我離兩周而觸鄭。鄭，韓五日而國舉。吳曰，舉，得韓國。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吳曰，太原，韓地，卷者，卷而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

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銛，利也。吳曰，二句頓宕。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云，滎，皆魏地。

其水深，可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一統志云，河南開封府，魏國為魏，國都曰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索隱云，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塞外黃濟陽也。決宿胥之口。魏

無虛頓邱。索隱云，虛頓邱，地名，吳云，歷指水攻之道，文勢勁厲無匹。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吳云，遂節逐句變化，不主故常，皆見古人機變經營之致。魏以為

然。故事秦。一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吳曰，章法又變，古曰。宋王無道。為木人

以寫寡人。寫，象也。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此述秦委

宋於齊之語。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吳曰，語皆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



必伐之。必亡之。吳曰、句句刻至、筆力勁透入骨、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藺離石、地名、因以破齊為天下罪。一秦欲

攻魏重楚。正義云、吳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索隱云、均陵、在

冥阨、高誘云、在楚、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按以上曠楚攻韓之語、魏弄古案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

罪。一兵困於林中。集解徐廣曰、河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

子延。索隱云、講、和也、解也、與魏為和、以公子延為質、秦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云、犀首者、公孫衍也、因之以屬

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葉、蔡、俱河南、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

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穰侯列傳云、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嬴史作嬴、索隱云、嬴、猶勝也、○吳曰、每段銜接處、絕無轉捩繫帶、通體相承、如一筆書、峭健奇絕、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道者。曰。以膠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隘適齊者。曰。以宋必

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鮑彪云、蟲名、喻易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約、約束也、吳曰、再將前文總束一遍、排疊而下、語意簡奧、氣愈峻急、如促管哀絃、急雨迅

風、又如劍戟森列、鋒鏘鏗鏘、龍賈之戰。魏世家云、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離陰、岸門之戰。韓世家云、宣惠王絕秦、秦因怒封陵、陽晉

封陵、陽晉高商之戰。索隱云、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索隱云、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高曰、趙莊

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吳師道補注云、死於秦者之孤、吳云、沉痛、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吳師道補注云、西河上雒地、三川韓地、言秦曰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索隱云、燕趙之人

之主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吳曰、收來

###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曰奇橫突兀戰國第一篇文章

樂毅報燕惠王書燕策云、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收燕軍、收復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云、

臣不佞。不佞、猶不才也、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又害於足下之義。言不幸以讒

傷先王之明、而害今王之義、故不得不出走、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

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一齊、養也、幸親愛之、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親。私、恩私也、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吳曰、便將已與先王君臣相與之分、應脫出、蓋先王真能知人善任、而已能舉主而事、皆非苟然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兼作

所舉者、觀先王舉措、按、此言觀先王舉措、有高乎一切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史記樂毅列傳云、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國身下去、以禮賢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

質為臣、吳云、此已之能識先王、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則、次也、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吳云、此先王之能識已、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吳云、量而後入、是古君子立身之法、看其

述遺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燕世家云、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

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

王懷祖曰、最與最同、按、練於兵甲、

練、精也、

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

也。與、謀也。

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

鮑彪云、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

按、四國、楚魏趙宋、

齊可大破也。吳云、此陳破齊本謀、又曰、爽健質直、如指

諸掌、無一毫假借於飾、是英雄本色處、

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

反命、復也。

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

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吳云、隨而舉之、言易也、以危弱破敗之燕、克強、大戰勝之齊、實無前之偉業、宜其氣象磊落乃爾、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國、指齊都、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

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

史記索隱云、燕臺也、

大呂陳於元英。

大呂、齊鐘、元英、燕宮、

故鼎反乎磨室。正鑿、括地志云、元英磨室、皆燕宮、在臺

臺之下、一統志云、寧臺、在宛平縣西、磨、音歷、正鑿云、高誘曰、燕喻亂、齊伐燕、殺喻、得鼎、今反國燕故鼎、

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薊邱、梁園云、燕所都之地、高云、篁、策桃本作皇、

隨、此蓋言薊邱之植、植於汶上之城隍耳、說者以竹田訓之、誤矣、吳曰、頓挫數語、以為節奏、使文氣寬博、詞亦秀采、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吳云、收、東酣暢、先王以為

謙於志。

快也、

故裂地而封之。

樂毅列傳云、燕昭王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

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命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一述功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吳云、功成名立之後、便當謀所以久長弗替之道、再提數句、意極婉切、沉至、詞極愴悽悲涼、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

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

鮑彪云、通太公數之、

及至棄羣臣之日。

言昭王死後、

餘教未衰。執政任事。

之臣。修法令。順庶孽。

吳至父先生曰：順、古訓。字、或改爲慎、非是。

皆可以教後世。

吳云、痛先王有如此偉烈、而繼世不能守也、此處折落最難。有一毫涉及怨尤、則其度量褻淺、與蓋世之功勳不稱矣。

看其但言先王身後之可以善守、更不涉及後嗣之不肯意思沉厚、氣度流雅、而無限嗚咽悲涼、自在言外。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吳曰、再領再提、轉接處純以神行、

而意思含蓄不盡、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史記伍子胥列傳、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既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二年、乃與師

吳伍子胥伯益伐楚、九年、五戰遂至郢。夫差、闔閭子、史記、伍子胥列傳云、乃使使賜

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伍子胥施鐘之劍、曰、子以此死、又曰、吳王取

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吳曰、此處情節難以直言、故但引往事證明之、夫差之惡、不肯深刺、但曰不悟先論之可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吳曰、離即權、言權罪而誅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吳曰、不明言死、亦藉暇不肯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史記索隱云、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言已無罪。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

右之說。侍御者、指不察疏遠之行。疏遠、樂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云。千古君臣之相得。如燕昭之於樂毅。諸葛之於先主。其

明良契合。皆非偶然。書所謂唯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非他人之所喻者也。樂毅

既以罪出走。又不得已於嗣主。此其所以發憤一道之者歟。

又云。此篇與孔明出師表。皆千古英雄抒吐肝鬲之文。其慈良愷惻。坦白質直。亦最相近。皆無意於文。而實天下之至文也。所謂精微爛金石。至誠動天地者。苟無其質。不能儼似萬一。主父偃每讀之。未嘗不流涕。有以也。

又云。姚曾論文。有陰陽剛柔之說。而姬傳又云。唯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不可以剛柔分也。竊謂自經而下。元氣沕穆。而不可以陰陽剛柔分者。唯此書與出師表而已。以其存心行事。純全無類。近於聖人。故其出言之氣度。亦幾似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不可偽襲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懼譖、不敢歸、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得書、泣三日、自殺、詳見史記魯仲連傳、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即實字。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行一朝之忿、即謂自殺也。故曰不顧燕王之無臣。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載、飾也。稱、稱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言此時為死生榮辱之關鍵、須擇去取、不容

猶豫、以、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南陽、平陸、皆齊地。而齊無南面之心。言不肯南面以救南陽也。以爲亡南陽之害

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濟北指聊城而言。故定計審處之。審、詳也。熟究也。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鮑彪云、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

之、不敢東面、鮑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史記索隱云、秦與齊合、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按衡、通衡也。吳云、如此則南陽亦已無患。齊棄南陽斷右壤定

濟北計猶且爲之也。索隱云、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新棄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吳云、下句應曰又况無南陽之患乎。文將此句截去、以取重遏之勢。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也。古人文字、精神簡奧、專在善於蓄勢、猛虎欲搏

、百獸自當震恐、不必果噬噬也。若一洩無遺、復何餘味乎。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吳曰、忽提筆作英爽語、氣象咄咄逼人。曾文正嘗言爲文要氣者、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云、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無謀齊者。吳曰、再從上文說下。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

規、論謀也。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一謀齊與聊城相持期年、兩俱疲敝、亦必不能勝齊也。謂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吳曰、千迴百折、專爲此處作勢、又曰、以上言齊計必得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服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六國年表云、燕王喜四年、趙破我軍、殺栗服、按、僂、辱也。今公又以敵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墨子公輸篇云、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篋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食人炊墨子九拒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固有餘、吳曰、挺接之筆。食人炊

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云、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正義云、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吳云、能、才能也。雖然

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謂保全車甲歸報燕王也。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

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

素云、矯正國事、以改更幣俗也。

功名可立也

吳曰、明知其不能、而故作此語。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

捐、亦棄也、此又勸之降齊、蓋

如降齊、當為世所詬病、然可置之不顧、故曰棄世、吳曰、棄世而人、翻歸如燕、

裂地定封

謂齊當割地封之。

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

吳曰、

勸歸燕、已屬調侃、諷之游齊、用意尤惡、仲氣節之士當之、舍死無他途矣、

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

吳曰、顯燕顯名、游齊以實。

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一、吳曰、以上代

其鈞篡也

左傳僖公十四年、齊桓公留射鈞、而使管仲相、齊語、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按、鈞、帶鈞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

則亦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

高仙云、鄉、同鄉、不通者、絕不與交也。

鄉使管子

矣况世俗乎

故管仲不恥身在縲紲之中。

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

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

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

國

曹子為魯將

曹子、魯將曹沫也、事詳見紀朝客列傳。

三戰三北

北、敗也。

而亡地五百里

反顧議不還踵

勿頸而死

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

禽、古擒字、被擒之將也。

曹子棄三北之恥

棄、忘也。

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

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

何休公羊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集解鄭玄曰、兩畢者反傳於壇上。

悖、亂也、逆也。

索隱、枝

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情、志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敵也。鮑彪云。天壤敵此名。乃敵。按。即不朽之意。願公擇一而行之。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云。魯連倜儻奇偉。為戰國第一流人物。文之倜儻奇偉。足與其生平志趣相發。姚姬傳云。是書意頗滑稽。其勸燕將反國及東游於齊。皆非其誠語。魯仲連戰國奇偉士也。彼以齊為本國。誼當為齊。夫何愛於燕將。吳文正謂排難解紛者。必不迫人於死。此乃迂談。不足知魯連之意也。

諫逐客書

李斯。楚上蔡人。與韓非同學於荀卿。秦王政十年。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因上書請除逐客令。始皇拊天下。斯為丞相。定郡縣之制。下焚書令。一時法令多出其手。二世立。斯為趙高

所請。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由余。晉人。亡人戎。奉戎王命。使秦繆公。因其賢而留之。由余乃降秦。為謀伐戎之策。闢地

千里。秦遂霸西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

昔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繆夫人媵於秦。奚恥之。走宛。楚鄙人。相秦。七年而霸。

迎蹇叔於宋。

蹇叔游宋。繆公迎歸秦。

豹公孫支於晉。

不豹。自晉奔秦。公孫支。亦作公孫枝。游晉歸秦。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楚宣王三



十年、秦封商鞅於商南、使楚、見戶記楚世家、又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擊魏、虜魏公子卬、魏割西河之地於秦以和、並見魏本紀及商君列傳。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

三川之地。

三川、謂河洛伊、

西并巴蜀。巴蜀、古國名、爲秦所滅、今四川巴縣即古巴地、蜀故城即今成都縣及郫縣地。

北收上郡。

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惠王十三年、攻楚

漢中、取地六百里。

包九夷。

索隱云、九夷即屬楚之夷也。

制鄢郢。

鄢、郢、皆楚地、鄢、在今湖北宜城、郢、在今湖北江陵縣附近。

東據成皋之險。

成皋、在今河南汜水縣境。

割膏腴

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

魏人、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諫爲相、封應侯。

廢穰侯。

逐華陽。

魏冉也、與華陽君擅政專權、雖因說昭王、廢黜之。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以上言四君賴客之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之劍。

太阿、古寶劍名。

乘纖離之馬。

纖離、駿馬名。

建翠鳳之旗。

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

樹靈鼉之鼓。

鼉、皮所冒、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說之何也。

歷陳實用諸物、采藻類、曰開馬揚作賦之光略。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駢。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

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充下陳、言爲侍妾也。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傅、附也、珠之不圓者曰璣、傅璣之珥、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耳飾也。

阿綈之衣。

阿、齊東阿地、綈、白色生絹也。

錦繡之飾。不

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一意折爲兩層、重疊言之、古人所謂三代秦漢文字、義皆雙連、氣不孤伸者也、至魏晉六朝之駢文、無此剛勁之氣、又板滯。

而少變化、固不能與此同論、夫擊甕叩缶、彈箏搏拊、同拊、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昭虞、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

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一、以上以色列樂珠玉為喻、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

藉藉、借字通、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正

吳曰、客無負秦、此理易見、無待深談、故此文專於文字爭勝、以聳觀聽、

入關告諭、漢高祖、高祖姓劉氏、名邦、字季、秦時、為泗上亭長、二世立、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入咸陽、降秦王子嬰、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已而項羽立邦為漢王、以蕭何為相、韓信為將、還定三秦、破羽於垓下、五年、即皇帝位、國號漢、建都漢中、在位十二年崩、無諡、以其功高、而為漢之太祖、故特稱漢高祖、

年崩、無諡、以其功高、而為漢之太祖、故特稱漢高祖、



體弱、以上告以即位、

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資附

於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

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折人、深厚慈良憫憫之言、必多殺

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一以上責其為寇、朕欲定

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按法、高古、

得王之財不足以富服領以南服領者、自五嶺以南、荒服以外、因以稱之、王自治之雖

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意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佗之稱帝謬妄甚

矣、略不詢問、反以兩帝並立語之、純以大度包容、待其內省愧怍而自服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從今通使至於終久、通使不衰、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楮五十衣顏曰、以綿裝衣曰楮、上中下者、楮之多少厚薄之差也、中楮三十衣下

楮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鄰國、漢自謂、與稱兩帝立意並同、佗萬不足以抗漢、專務優容、以禮待之、則彼自愧報無地自容、不得不屈而請服、王者德化之效、固如此也、○以

上慰勞、兼諷去帝號、

吳云溫厚寬博藹然仁者之言深得帝王氣度

### 附趙佗覆文帝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小人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

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過秦論

賈誼○誼、漢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韓、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遷梁王太傅、以王禮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

、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過秦論者、論秦代措施之過失、借以諷漢、其要旨見於篇末二句、原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過始皇、中篇過二世、下篇過子嬰、今錄其上篇、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境、函、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

擁雍州之地。

雍州、古九州之一、即今陝西甘肅及青海之二部、

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志并吞八荒之心。

八荒、八方荒遠之地也、○於重、氣象籠罩全篇、

於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

連衡、亦作通橫、連合六國以事秦、謂之通衡、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一西河魏邑、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以在黃河之西、故名西河、○用重筆頓住、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

方展轉云、以下皆反襯秦之強、

齊有孟嘗。

孟嘗君姓田、名文、齊之公族、封於

魏有信陵。

信陵君名無忌、魏之宗室、

以好客稱、

趙有平原。

平原君名勝、趙之宗室、相趙、封於平原、亦以好客聞、

楚有春申。

春申君姓黃、名歇、封於春申、相楚、食客三千、上客皆珠履、

魏有信陵。

信陵君名無忌、魏之宗室、

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約從即合縱、

約從離衡。

約從即合縱、

赫人之屬為之謀。

齊明。

東周臣、後、

周最。

實周太子、仕於齊、

陳軫。

游說之士、歷仕秦楚、

昭滑。

楚臣、一樓緩、魏文侯之弟、為魏相、

周人蘇厲蘇秦之弟，仕齊。樂毅燕將，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奔趙，封望諸君。之徒通其意。吳起衛人，初仕魯，後為魏文侯將。又相楚悼王。孫臏孫武之後，齊將。帶佗楚將。

兒良王廖呂氏春秋不二篇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田忌齊將，伐魏，三戰三勝。廉頗趙將，惠文王時，破齊。趙奢趙人，秦伐韓，求救於趙，趙以奢為將，大破秦軍。

服君號馬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方屢卿云：極形容秦強，反跌下文。又云

、縈迴百折、急水過峽、九國之師逡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也。按周慎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言九國者，甚秦之強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跌宕頓挫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漂、浮也。鹵、與槽通，大盾也。流血可以浮盾，言殺人之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用重筆頓住，加以複句，尤覺排場。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此三句乃文字停頓處，歸震川所謂如人吐氣者也。及至秦王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造句奇偉。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桂林、今廣西東北部，象郡、今廣西西南部及安南地。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方望溪云：以上論攻，以下論守。於

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

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二句奇鍊。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也。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吳云、誰何、古語、通作譙詞、即譙察之意。天下

已定。方展卿云、縈廻百折、急水過峽。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此以反跌之筆、賦起下文。

全體精神。秦王既沒。方展卿云、索性足一句、更雄。餘威震於殊俗。一再加二句、更覺十分酣恣。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

歸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極言貧苦之狀。○方展卿云、轉關、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即春秋時范蠡、蓋既為越滅吳、之陶、自稱陶朱公、治產積十年之久、三致千金、猗頓、春秋魯人、以鹽起家、十年之間、實據王公、躡足行伍

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什伯、謂什長伯長也。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贏糧、擔糧也、景、同影、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以靈神

也。必如此而後可以疏其氣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方望溪云、以下論攻守之勢異、○方展卿云、自此以下、奔流到海不復回矣。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怒濤駭浪、洶湧翻騰、而卒歸於海。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同鋤

也。鉏耰、均田器、矜、杖也、謂伐棘以為杖也。非鏖於鈞戟長鍛也。鏖、與鈞同、利也、句戟、有鈞之戟、長鍛、即長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

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鄰。同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拖足一句、酣暢圓

將文勢放開。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比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再提筆覆說一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招、音翹、舉也、秦據雍州、此外六國或據者、為荆、揚、冀、青、徐、兗、幽、冀、等八州。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硬語頓住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一句掉轉，增勁無敵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爲雜於申韓也。

歸震川曰：行文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

方望溪曰：此篇論秦取天下之勢，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雖不以仁義，而勢則可憑。且謀武實過於六國，此所以倖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則斷無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終仁義不施而成敗異勢者，以攻守之勢異也。方展卿曰：勢如長河巨浪，洶洶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瀾，文事之壯觀也。姚姬傳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特爲雄駿閎肆。

張廉卿曰：瑋麗之辭，瑰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甚有餘。惟盛漢之文，乃有

此耳。

鵬鳥賦 有序○賈誼○此賦論既奇創、而蒙放淋瀝之氣、足以震蕩古今、譎之使人神王、太史公以屈賈合傳、所錄止漁父懷沙及弔屈原與此數篇、史公之意、固以此三文足以配屈子也。

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太歲在卯曰單闕、是歲文帝六年丁卯也。庚子日施兮鵬集予舍。施、斜也、漢書文選作斜。止於坐隅。貌甚閑

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子鵬。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淹、久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以下一語言。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幹流、猶周流也、賈生此言已悟輪回之理。形氣轉續

兮變化而蟺。蟺、起者說。化也。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物穆、微深也、吳夢甫先生云、此上言變化無窮、虛冒下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

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事見前國語勾踐滅吳篇。斯游遂成

兮卒被五刑。斯、李斯也、見前諫逐客書篇、遂亦成也。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胥靡、刑徒也、見前離騷篇。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以上答吉凶、吳夢甫先生云、此上言禍福無常。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旱、鵝冠子作悍、水性柔、激之則悍。萬物

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北無垠。大鈞、造化也、塊北、垠限也。天不可預

虛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以上答淹速、吳蔡甫先生云、此上言淹速離期。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

足。控搏控引也、搏一作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大言炎、驟滿大地、吳蔡甫先生云、此上言生死不足介意。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

大觀兮物無不可。三復此言、一切爭競之心可以冰釋互解。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馮、漢書作得、義同。

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怵迫為勢、所誘脅。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億變猶言萬變。愚士繫俗兮儻若囚拘。與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億滿也。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

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吳蔡甫先生曰、此上以眾人與知道者相較。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

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

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蒂芥猶刺使也、吳蔡甫先生云、此上言委命而一死生。

張廉卿先生曰。此賦之旨。頗與黃老為近。蓋賈生明申韓。而申韓之學實出於黃

老也。

吳北江先生曰。意旨多取之莊子。恢奇閎肆處似之。至其雄偉非常有揮斥八極

之概。則賈生所獨擅也。

論貴粟疏

漢書○錯，漢潁川人也。學申韓刑名之學，為人峭直深刻，孝文時，為太子家令，以智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封策，遷中大夫，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竈信日臨，遷御史大夫，請備諸侯校郡，吳楚七國以誅錯為名，俱反。景帝用袁盎言，斬錯東市，漢書食

貨志，言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買蔬上疏，勸積貯，驅民歸農，上感誠言，始開墾田躬耕，以勸百姓，難錯復上疏，大舉勸務農在於貴粟，貴粟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疏上，文帝善其言，令民入粟於官，賜爵有差。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棄也。瘠，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也。避，讓也。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利，棄於地。民不盡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一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姚姬傳云，能言萬物之情，能傳古聖人隱而未發之意。此種文字，似足與管鞅並不朽於世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周，謂備行也。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謂給公事之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吳榮甫先生讀日本庫唐寫本漢書食貨志、校正無改字、下句其作具、與上上句相通、於其字絕句、文意較順、王念孫曰、改本作得、言急征暴斂、朝出令而暮得當其有者半賈價同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價二為倍稱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債同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

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縣官、謂朝廷也。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滲。漢、音洩、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工。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免除也。言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案此令所以獎武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五大夫、第九等爵名。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吳云。賈彘論事之文。窮極事情。而不礙其質直。最足爲後世法。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漢武帝。漢書。李廣傳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世世善射。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爲郎騎常侍。武帝即位。入爲未央衛尉。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生得廣。廣陽死。得脫。至漢。當斬。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聞飲。還至亭。蕭陵尉醉呵止廣。廣駭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上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蕭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之。

起句便有許其便。司馬法。

兵書名。應劭司馬法。漢書。景公時。魯爲大司馬。善兵法。景公時。魯爲大司馬。爲大司馬。齊曰登車不式。

式。車前橫木也。乘車者有所敬。則

俯而懲之、以示禮貌、字作賦、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

音悚、驚懼也、

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顯。于夷貉。威稜乎鄰國。夫報

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赤稽顙。請罪。豈

朕之指也哉。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

右北平。

郡名。盛秋。頓師古注曰、盛秋馬肥、恐

高閭仙先生曰。霸陵尉呵止廣。可謂能盡其職者。廣殺之。為私怨。武帝聽廣殺之。

為失刑。然英主駕馭將帥之術。固有不能以常理論者。文則雄駿偉岸。橫厲無前。

元鼎六年赦賈楊僕書

漢武帝。漢書酷吏傳曰、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

悼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濞舒俱破東越、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非有斬將。奪取之也。拔旗之實也。烏足

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

呂嘉。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

建德、南越王趙佗玄孫、嗣王趙與、死、其相呂嘉立之為王、遂叛漢、

為援。是一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

頽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為援也、

伎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顏曰、銀、銀印也、黃、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夸鄉里

是三過也失期內顧顏曰、內顧、思妻妾也、以道惡爲解自解說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蜀中所製

古曰、蜀刀、有環者也問君賈價同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犯也君是五過也以上

其罪、凡條列之文、易涉平滯、此卻英俊異常、受詔不至蘭池宮在渭城、今陝西咸陽縣也、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邛而不去、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

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再舉其一罪、不入條列中、而使反自詰責、意猶刻於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李白、

以實證虛、詞意尤爲深警、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李白、結束、詞筆峻峭、令人不寒而慄、

真西山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敕楊僕賜楊助等書史稱其雄才大略信矣夫

### 秋風辭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秦郡名、當今山西祠后土祠禱祀也、后土、地祇之神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

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謂賢人

兮不能忘泛樓舫兮舫、希江切、船也、樓舫、紅濟汾河山西水名、源出武寧、經太原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

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即景生悲、帝王之樂有時而窮、此神仙長生之說所由入也、



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史記項羽本紀

司馬遷選字子長、漢書本傳云、遷爲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縢之書、於是論次其文、遭李陵之禍、幽於圜牆之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

所戮者也。著此以見項與秦爲世仇。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

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謂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乃請蘄獄掾曹咎

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

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

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

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家世及當時事。秦

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股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

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撫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涉。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正義。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江至吳。詐陳王命拜梁。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一以上東。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壽熙南云。段中包陳嬰小傳。凡大紀傳中。多有此等法。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集解。應劭曰。蒼頭特起。言亂衆異也。蒼頭。謂士卒帛巾。若赤眉。古領以相別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

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鯨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集解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索隱：布

姓英，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鯨。者之言，或謂英布與蒲將軍乃二人。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以上漢淮得陳嬰鯨布軍。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

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集解徐曰：此時秦二世之三年六月。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元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秦章邯圍東阿。大破

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歸云、初章卽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淄、田假後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卽追圍之、榮引軍救東阿、大敗秦軍、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相與交善爲與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邱。大破秦軍。斬李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歸云、此句頓挫、如入透氣然、以上破景駒、立楚懷王、破秦軍東阿、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縣名、顯、人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一歸云、沛張程節、以上項梁敗死、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為王。歸云、此段乃是靈河擊趙、內閣出頓挫、如水之靈而遽縱、又云、氣開一開、如說此處、陳餘為將張耳為

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問、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

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

台之彭城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歸云、時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

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集解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酈言公子也、上將故曰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

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

之蝱不可以破蟣蝨。酈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

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鬥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

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北江先生云、宋義令如此、蓋為懷王計、欲藉端以除項羽、機事不密、乃為項羽所先耳、乃遣其

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之續存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以上羽誅宋義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唐應德云、此等處有一唱三嘆之味、吳云、此總掣有力處、大翰文字、專顧此等提掣也、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劉須溪云、以下斷續振動、極羽平生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將軍無不人人喘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相屬章邯軍棘原。項羽軍彭南。相持未戰。

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天子門有兵備。曰司馬門也。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

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秦靈王云。趙奢子括也。代統

言服武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

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

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鐵質。妻子為戮乎。章邯

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于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一以上降章邯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此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

此句倒裝而奇橫獨絕

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

此



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欲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鮪生。人小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隕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以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

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吳先生曰：此即借范增口中、論鴻門之失、收東前文、又云、鴻門之失、就范增口中見之、背關懷楚之失、就說者口中見之、分王不平、就陳餘說齊見之、此史公常法。

沛公至軍。立

誅殺曹無傷。以上鴻門之會。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

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四塞、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

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

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背關懷楚之失、即就說者口中論之。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屠咸陽。項王使

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歸云、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也。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

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

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

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

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

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

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一以上分立諸侯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

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

荼擊殺廣無終。無終地名。今蘇州治。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

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

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

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令

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分王不平。就陳餘

說齊點出。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

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

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

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

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

以齊梁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

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以上諸國叛變。牛運震云。項王由此怨布也。作不了語。正爲後文漢得九江王布伏筆。漢之二

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五諸侯、正義謂、常山、河南、韓、魏、股也。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市。吳云、於楚勝漢軍處、敘述特前恣。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云、元、魯、韋昭曰、元、諡也、魯元公主、漢王女也、孝惠帝漢王子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

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

關中老弱未傅。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今老弱及未嘗傅者、皆發之也、悉詣滎陽。復大振。歸云、漢王敗彭城、事與

實稱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得過滎陽。而西

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以上彭城之戰、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名地

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

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同驚愕曰。吾以爲亞父

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

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

日。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

李參曰、天子車以黃布爲蓋、纛羽毛旛也、在車衡左上方柱之、

日。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



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以上滎陽一之圍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比太公於推肉。故置之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

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甚。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以上成集  
間相持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

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并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

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六、今六安

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

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語越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其應得去、敘事何等節奏、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

是項王乃悲歌。愴愴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

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

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

也欺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驪、音職、附也、附船、音職、附也、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數。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與云、面者、不忍相見、背而對之也、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之、故背之、指王翳曰。此項

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誕生。死時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舉侯。玄

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以上塚下之敗。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周生、漢儒者。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楚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中而向楚國也。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曾文正云。如此長篇。祇記一事。古今所罕。

吳摯甫先生云。羽紀以將才為主。其於戰事極意舖張。正見其短。所謂一將之任。則有餘也。

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牛運震云。傳言伯夷、崇讓也。引舜禹作緣起。正為讓國射影。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見皇甫謐高士傳。許由不

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天下不受。見莊子讓王篇。案此何以稱焉。意謂不見於書詩。不稱於孔子。而何以見稱於世。疑

似之詞。正義解誤。正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吳云。此乃指證實有許由。徒以孔子未叙列。世乃不稱耳。按數語神氣遠出。孔子序列古之

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牛云。世家言太伯、列傳言伯夷、美讓國高節以風世也。此處以吳太伯伯夷並稱。顯然點出作傳本旨。余以所聞。由務光

依索隱。光上增務字。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案。文辭不少概見句。意謂見冢而聞其義。疑是矣。而書詩六藝之文辭。何以未少概見也。又疑非也。仍是疑似之詞。不少概見者。略無所見也。案隱解未明。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

異焉。索隱、牘、音觀、軼音逸、逸詩、即下采薇之詩、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然其傳曰、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牛論語既云無怨、而其詩曰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喪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其傳曰。云、其傳曰、即史公自指所作之傳也、蘇前

後散文、似序似贊、叙中帶斷、故此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君、殷湯所封、殷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

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先生依伯夷叔齊、吳可謂善人非邪。積仁絜行如

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蹠與跖同、黃帝時大盜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餓之、暴戾恣睢。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遵行何德而竟致此此其尤大彰較者也。本作彰明較著、吳先生依索隱本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犯忌諱而身逸樂本作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

之案隱謂不在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履迹江海之濱是也時然後言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澹素減明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

不可勝數也牛云、明指已事、感然痛哭、此處文勢歷亂錯綜、出之若不可盡、傾吐悲憤、極沉鬱頓挫之妙、北江先生云、此語史公隱以自謂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

邪此蓋謂天道不可測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案、道不同不相為謀、從其志者、指前善惡禍福而言、所謂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見其憂而無怨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方云、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案、

夸者死權衆庶每也生見賈誼鳴鳥賦、引此以終各從其志之義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見易繫辭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牛云、聖作物觀、驥尾青雲等語、正屬自己述作本行、一部史記、表微顯阿、公然欲與孔子同功也、自負高遠、

唐順之云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勢極曲折若斷若續超妙入玄

董用均云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唯得孔子言之故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

少概見。故後世無聞。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不如此。則首尾不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牛運震云。伯夷傳史公爲自己寫照。不覺其言之激昂乃爾。

先大父松坡公云。太史公伯夷列傳。韓退之伯夷頌。皆自道也。故言之有味。又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史公自明其著述之意耳。孔子以前仁聖賢人。待孔子而彰。其後者。將待我而顯。故曰孔子卒。後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又云。篇中所述。謂孔子之前。惟見稱於孔氏者可信。其不見稱於孔子者。則不可信。故許由務光之事不可信。而孔子亦未之稱也。則凡不可信者。吾不著。所錄者。皆可見於後世矣。孔子以來之士。必待吾爲表章。叙傳曾明言之。今正義亦引此說。而曾文正乃謂此篇意在感己。不得孔子表章。此何說也。韓退之且以己文自傳。不待表章。况史公乎。摯甫先生曾爲余言。見許由塚。乃史公信其事。其說不可解也。惜當時未及請益其說耳。

北江先生云。篇末數語。曾文正云。羨伯夷得孔子而名彰。憾己不得聖人以爲依

歸。此說非也。賀松坡云。此太史公自明其著作之意也。孔子以前之仁聖賢人。由孔子而彰。其後者。將待已而顯。其說最是。所謂青雲之士。蓋史公自負之言。此列傳之首篇。亦全書之總叙也。又云。史記一書。上下千古。本非斷代之史。列傳雖從伯夷始。而以前之仁聖賢人。不可不著。但其事實不可詳考。故因許由冢而慨想。由光諸人。以寄遐思。卽以爲文章之高情遠韻。中幅疑天道難知。末又自爲解釋。而以立名爲重。砥行立名者。必有所附而後傳。以見己之著述所關之大。此微意之所寄也。

史記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方望溪云：管仲之功，堪繼史籍，於本傳敘列則賢矣，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此處實詳略法也。吳濠甫先生云：史公敘知遇之感，往往淋漓而

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

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

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

六親固。四維康。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以劫許之  
歸魯侵地

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政之寶也。管仲富

侔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按、反坫、反爵之坫也、築土為之、在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畢、則反爵於其上、此諸侯之禮也、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齊人不

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吳云、此合傳歸續法、史公屢用。晏平仲

嬰者。萊之夷維人也。方云、晏子事亦人所共知、故本傳不復叙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為人、即於叙次其顯名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文章之變化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

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衡量可行與否而後行之。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

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憫然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免于於危。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仲於

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

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人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吳云、又就相御生一波以寄慨、而以晏子之應作收、仍歸歸焉、主本指。既而歸。其妻請

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八尺。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方云、管仲傳、叙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玷正與食不重肉衣不重帛反照、文之義法、無

微不見、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

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吳云、此示後人剪裁法、管仲世所謂

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北江先生曰、自語口以下、自

爲解釋之詞、謂管仲所以不勉王而稱霸者如此、而後能相親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

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牛運震云、伏尸哭君、犯顏諫說、此晏子大節、義不容辱、故於贊語中拈出、假令晏子而在。余雖

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吳云、收到知人薦士、感歎入神、韓公祭田橫墓文所自出、

唐順之云。此傳縱橫自得。無軌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方望溪云。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軼事。

牛運震云。越石父論君子信知己。正與管仲知我者鮑子文意相映帶。薦御爲大

夫。又與鮑叔薦管仲暗應。此合傳用筆之妙也。

張廉卿先生云。此傳飛行絕迹。超邁無前。

吳摯甫先生云。此篇以知人薦士為主。故管晏事迹皆虛叙。此為文賓主之法也。

此文以知人薦士為主。而管晏勳業亦不肯脫略。但賓主分明。運筆輕重見作

意耳。此篇文家虛叙法。又賓主輕重法。

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注尚謂云、殖、生也、生資資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極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吳摯甫先生定使字屬上讀、文帝後二年、與匈奴書天下莫不成嘉使、與此同、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囚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一夫山西饒材竹穀。纏穀、木名、皮可為紙、纏山中紆、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鉛之末、鍊者、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棊、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

里、如圃、某之置也、

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音僻。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瀉音昔。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緡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吳華甫先生云。利海岱之間。道以太公爲證。歛袂而往朝焉。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朝俗之間歛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一作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吳先生曰、因管子食粟

富之可重、并富勢相輔之風、偏於夷、獄中國、後文一一逆備、是謂奇妙、

平準書。司馬遷○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

漢興接秦之弊。吳翰甫先生云、柯維騷桃郎中皆以神爲此文發端、愚謂此起句漢興接秦之弊、正以丈夫從軍旅老弱轉

糧饟作業劇而財賈自天子不能具鈞駟。漢書、鈞作駟、鈞、同色之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民

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依索隱本、黃金一斤。吳翰甫先生云、向上刪一字、北宋本無此字、索隱本同、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漢書作、以稽市物物踊騰。吳翰甫先生曰、當

耀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吳翰甫先生云、當

爲吏。凌云、亦不得仕官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

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索隱、漕

水運白漕、中都給都內也、皆天子之官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資官儲者也、○董用均云、爲後廣漕之應、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索隱、卽、就也、富埒天子。就出銅之山鑄錢、

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錢云、此賣爵非賣官爵、自公士至公乘凡八等、雖有爵、猶不得復除、與編戶無異、自五大夫至大庶長十等、爵雖高、初無職事、孝武乃有人羊爲郎之例、其後置武公爵、爵至官自得試補吏、先除、雖云賣爵、亦得人入、蓋祖朝錯而失之者也。而裁其價以招民。吳肇甫先生曰、裁、本作賤、依漢志改、及徒復作得

輸粟縣官以除罪。方云、復除也、徒當作者得輸粟縣官以除之也、既曰徒復作、又曰得輸粟縣官、益造苑馬以廣用、而

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賈云、以上言高帝文景約法省禁、用致富庶、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大姚云、叙文景後、方人今上即位數歲、忽說漢興云云、皆奇絕、○吳肇甫先生云、詠歎盛美、轉入衰耗、總挈後文、氣體濃厚、他家所無、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漢書作皆、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集解韋云、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凌云、後之、義皆反此、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

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集解、漢書音義曰、皆乘交馬、有牝、問其間、則相踴躍、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集解如前、

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云、倉氏、庚氏、是也、出食貨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

焉。茅云、將言漢武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爲起岸、○賈云、後略續恣處、皆以此數語爲根線、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

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牛云、結上、生下、一備主意、具見於此、○張云、由文具至武帝作兩層頓挫、條理分明、周度

彌顯、又使文氣磅礴昌盛、厚集其勢、至天下苦其勞以下三行、將後文種種、一總括在內、而以潤遠之勢出之、遂使全篇一齊掣起、以後雖縱橫拉雜叙去、而萬變騰躍、盡入環中、自爾有條不紊也。

自是之後。嚴助朱賣臣等

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

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

錢云、漢志、彭吳穿濊朝鮮、疑濊當為濊之濊、與濊同、賈謂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濊朝鮮貿易、因得通道置郡也。○吳肇甫先生曰、他無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

牛云、中外騷擾而相奉以下十一句、

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賈云、以上為第一段、為通篇綱領、盛開網羅而民富、義則網密而民貧、盛則先行義而細恥辱、義則輕犯法而冒廉恥、所謂時勢

相因。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

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元光五年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

於印。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吏發興誅之。依漢志重更字、發兵依索隱改發與、與謂興兵、漢律有興論。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集解服虔曰、人數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置滄

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張云、以興滄海郡築朔方、而募民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轉漕甚遠。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及入羊為郎。始於此。費六、上帝好大喜功之費、下節賞賜之費。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軍依漢書武紀、將下補軍、下文作大將軍。將六將軍。軍

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

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

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經、佩之。集解章曰、借字。耗集解章曰、陳久也。

○方云、陳、委也、死曰大農陳、後又有司言者、大農陳奏有司計要之實如此也、與後大農上鹽錄、亦孔僅成陽言、同義。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賈云、府庫空、藏錢竭、前所謂其朽之財陳陳之粟、至此一空。

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

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古今字詁、蹕、今滯字、○

牛云、謂捕獲首虜之士、軍資未行、留蹕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漢書武紀、作網。免減罪。請置賞官。此句以上皆有司引詔書之言、此句以下乃有司自列所請、三王世家、儒林

傳序、所載諸奏引詔書皆此例。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劉貢父云、十七萬、衍萬字、蓋其級十七也、姚郎中云、上言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而大農無以與之、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

、則當一級、劉貢父衍萬字非也、○吳棻甫先生謂以民買爵之錢、充賞戰士、故命所賣爵曰武功爵、姚謂軍士得賣爵與民亦非。凡直三十餘萬金。張云、以擊胡而賣爵、與利之事三、因言以賣爵而史、雜職廢、以至於峻法、雖殊儒術、而俗益弊於功利、

為文中樞紐。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案、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

爵得至樂卿。吳棻甫先生云、此舊爵之樂卿也、據漢書音義、爵二十爵、十爵以上至十八爵為樂卿、十九爵至二十爵為樂公、此言賣爵得至十八爵、十八爵乃大庶長、此與文帝時賣爵得至大庶長無異、但此為武功爵、以舊爵比例耳、臣瓚注引茂陵書、武功爵十一級

其第八級曰樂卿、師古據以釋此文、是武功止八爵矣、大誤、故案隱謂是後人紀述失次也、又案案隱官首武功爵第五、千夫武功爵第七、愚謂上文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疑武功爵止官首千夫二級、級十七萬、二級直三十餘萬也、爵得至樂卿者、謂有爵者也、樂卿、十爵以上、前云如五大夫、五大夫十爵以下、蓋爵無爵則可買千夫、比十爵以下之五大夫、舊有爵則可加高其爵、得比十爵以上之樂卿也、

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賈云、因裕空而張皇補直、其弊至於官職耗廢、與前所謂長子孫為姓號人人自愛相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集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黃東發云、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耗而刑罰酷、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廉卿先生云、篇中敘事往往演鶻別驅、敘此事未竟、忽入他事、若有意若無意、若相屬若不相屬、然細尋繹之、意緒皆自貫串、一線相承、實無一不連屬也、廢格沮誹四字、沮即沮事、誹即腹誹、

見諸史傳、○吳蔡甫先生云、張以此上為上段收束非也、上段止官職耗廢句、此文乃下段發端、言張湯峻法為治、雖外假備術、然無益於俗、功利由此大盛、遂致財竭而用桑孔也、○賈云、第二段中又分五節、而以此節為綱紐、因喜功而財匱、因財匱而國密裕儉也、此節以前言天子用盡裕祿以

刑利之事、此節以後又用盡縣官之財也、其明年元狩元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

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茅云、治獄之慘、乃從賈卿太濫而來、故人平禮書、此史公草識、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

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鴛

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春出補西、夏出北地、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

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張云、以復擊胡及諸耗費而造白金皮幣、與利

之事四、因及孔僅等進用、以開下鹽鐵與利之事、初先是往十餘歲何決觀。集解、徐廣云、觀縣名、錢云、是時河決瓠子不及觀也、漢書作灌、○吳蔡甫先生云、依文當作觀、屬上讀、若作灌梁楚之地、則下固已數困句、虛懸

無薄也、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

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月。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賈云、以上與作之費、以下振卹之費。其明年。

元符三年山東被水。蓄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

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集解、秦逐匈奴以收河

之新秦、今以地空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

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唐云、此則國貧而商富、○牛云、此段東上起下、乃中間一大轉鍵、後文鹽鐵鑄幣勸

向、方頓又起、轉人商賈不佐縣官、黎民重困、與縣而富商大賈或踣。漢書、作踣、○集解漢書

居居邑。索隱、廢、出賣也、居、停著也、封君皆氏首仰給。此言封君氏首仰給於商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

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賈云、縣官不給、縣官大空、與前所謂廣廣皆滿阡陌成事者、至此耗盡、而都國皆病、其弊至

業、上而朝廷、下而閭閻、靡廢一空、承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張云

上中外騷動、財賂衰耗、天下苦其勢也、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

此數語、下文鹽鐵鑄幣均輸平準及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

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

赤金為下。集解、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集解韋云、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集解、徐曰、

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鑄、歸云、讀如字、許慎云、俗、銅屑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

績。集解、藻一作紫、藻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

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故白金三品。其一

曰重八兩。其一曰重八兩、方云、曰字衍文、傳寫者因下一曰二曰而誤增也、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漢書作撰、直三千。吳榮甫先生云、三字疑衍、直

若直三千、則與五百三百輕重甚不侔矣、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撻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

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

勝數。賈云、應劭抗弊以巧法、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索隱、東郭姓、咸陽名也、風俗通、東郭平齊大夫、咸陽其後也、領鹽鐵事。桑弘羊以

計算用事。侍中。此句漢書作而桑弘羊執幸、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牛云、叙三人出身、所以鄙之也、幾於醜誣痛罵矣、皆致生累千

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張云、至此出弘羊、乃文中繼龍珠也、餘皆表也、卜式尤表之奇變莫測者也、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語意已盡注末段矣、○吳榮甫先生曰、前文往往頓挫、乃人此三句、而以言利析秋毫逆攝後半篇、張廉則云、前段之末幾及張湯峻文細下、以下節次相承、究極其事、至杜周治鑄錢而縣官用錢、此

段之末、連及成陽桑孔、以下節次相承、究極其事、至於弘羊雖置平準、而天下用饒、此說未是、弘羊置平準為一節歸宿、張湯杜周等、皆是客、不能與為對待、此由廉卿誤以弘湯駁文總下為前段收束、不知其為此段緣起、酷刑無益、浮淫并兼不能推、盜鑄不能禁、於是乃用桑孔、則弘湯駁法

而桑孔進用之由、桑孔進用又以孔客、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凌云、應為吏者長子孫、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

而桑孔進用之由、桑孔進用又以孔客、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凌云、應為吏者長子孫、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

出馬。錢云、吏多廢免、買得者多不除吏、故又使出馬。故吏皆適。適上依案、本刪通字。令伐棘上林。索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元狩四年、

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萬餘匹。轉漕

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張云、承前法嚴吏廢、因言復以伐胡財匱、而舉行鹽鐵、與利之事五、○又云、篇中一路附尋相銜、純以斷續之注行之、每每更迭相

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漢書不可下、有得字、無焉字。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下之藏也。皆

宜屬少府。索隱、韋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

官與牢盆。索隱、樂彥云、牢乃盆名、牛云、牢盆即煮鹽器、上所謂因官器也、樂彥說是。浮食奇民。索隱、包攬奇音驅、非農工之饒、故言奇。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鹽者。鈇左趾。鈇、一音徒計反、一音大計反。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方云、在所應與行同義、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敢私鑄鐵器。煮

鹽者。鈇左趾。鈇、一音徒計反、一音大計反。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方云、在所應與行同義、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敢私鑄鐵器。煮

鹽者。鈇左趾。鈇、一音徒計反、一音大計反。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方云、在所應與行同義、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敢私鑄鐵器。煮

鹽者。鈇左趾。鈇、一音徒計反、一音大計反。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方云、在所應與行同義、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搜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者也。敢私鑄鐵器。煮



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賈云、應前市井子孫不得為吏、並不止官職耗廢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

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

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錢云、異時謂漢初也、高祖重租稅以困賈人、蓋謂此。請算如故。據云、承前造幣言、以商賈積貨而算緡錢、與利

不相屬、然空靈洞映、神光含離、實極草蛇灰線斷雲連之妙。諸賈人末作貫貸賣買。吳藻甫先生曰、案說文賣、讀若育、玉篇、賣或作嫫、與賣字形似而亂、居邑稽諸

物。索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籍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

於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集解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

比者、蓋謂三老北邊騎士也。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漢志脫籍字、誤。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

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張云、人卜式一段最奇、不可狀、史公此等處、所謂乘風驚雲、所謂絕迹無行地也。○吳藻甫先

生云、突起堪下、此篇中特筆。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

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

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賈云、武帝思發國利、以用桑孔為最可罪、以傳卜式為最可笑、故式事純以嬉笑出之、百煩中說些閒話、不厭其煩。

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吳棗甫先生曰、分當讀忿。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

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

勿許。方云、式之不軌、弘能辨之、宏羊之逆天、式能識之、而唯帝不悟。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

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

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

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

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集解草曰、屨、草屨也。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

本在上過見其羊、依漢志改。

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樸忠。拜為齊王太傅。以上皆聚斂之事、以下至以通貨物云云、漸及均輸、開田後備、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

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集解孟康曰、謂諸官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輸、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

至六百石。賈云、以下言因興利而密罔、因密罔而官諒民。犯法、承上法嚴令具、選舉陵遲、嚴取相厚。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揚用僭云、應前鑄錢之發、生用酷吏之由。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

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漢志吏諷利、此事漢書武紀作元狩六年、前造白金皮幣在元狩四年、均與平準書互不同。而御史

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茅云、此一段專寫酷吏與興利屬轉相成、曲盡變化銷練之妙。而大農顏異誅。張云、又承造白金五銖錢、而及張湯等刻深

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

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以著因利而峻法之弊、而究其終極也、吳學甫先生云、顏異誅句與前天子乃思下式句同。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

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

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

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吳纂甫先生曰、此字本作以此二字、依漢志改、比則例也、漢人妄改以此二字。而公卿大夫多諂。取容矣。賈云、應前先行義

細恥辱、揚升菴云、申前文起下事。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索隱、楊廷、可名、張云、算緡錢厚卜式、而天下莫應、因至告緡錢、與利之事七、赤脚錢及輪銅三百、與利之事八、又云、此段起處陸人楊可告緡、忽閃入緡錢、叙至盜緡益少、復轉告緡、一併趨入杜周治緡錢、而商賈家破、縣官用錢、勢極彌忽奇縱、而於事身益順而得其實、叙事真

有神工鬼斧、風馳電掣之妙、吳案、甫先生云、王氏校刪楊可二字、非是。郡國民依案、隱本增民字、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

梁云、百官表、水衡都尉之屬、有鍾官、主鑄錢者。索隱、鍾官掌鑄赤側之錢、章曰、側、邊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元鼎五、其後二歲。赤側錢

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

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集解、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謂之緡、茂陵中書

有緡田、奴婢是也、方云、告緡由卜式樂輸財、故屢牽連及之、張獻云、式特小人、其心術較安、羊為尤險、史公於楊可告緡上、大書卜式相齊、其誅式深矣。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索隱、反謂反使從、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

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唐云、此則賈資而

國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吳華甫先生謂當依漢志衍靈字。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漢書有用益饒

矣。張云、即治郡國緡錢、與利之事九、株送徒入財、與利之事十、又云、空中轉換、橫厲適在、奇宕恣肆、又云、篇中自所敘數大端外、其餘與利峻法及一切苟且之計、修虐之政、米鹽濫雜、各以意隨時帶敘、牽連附著其下、不主故常、閒雜微詞、與為跌宕、以其理得而氣盛、故層層而會

得其所益廣關置左右輔。賈云、以上為第三段、自此段起處以下皆敘與利之臣、上段敘武帝喜功耗財、皆武帝自為之事、此段皆臣工聚斂之事、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

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船樓高十餘丈。方云、昆明樓船以為遊觀、非南方習戰之樓船。旗幟

加其上甚壯。漢書、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吳華甫先生云、張刻歸史記、徒而下河漕度

四百萬石。索隱案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索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費鼎是也。世家子弟富人

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索隱、李奇云、先至者為株、送引也、先至之

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

食方一二千里。張云、此段又承上段縣官用餽而益侈費耗財無已、故難以鹽鐵均輸儉能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

耨。集解應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元鼎四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卒、倉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依漢志隴上增行字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集解、既無亭候、又不徼巡、無備邊

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

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

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元鼎五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

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梁云、漢志作赦天下囚、此缺囚字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

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案、令音零、純氏音連、錢云、連合聲相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

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集解如信曰、應避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

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

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犍馬

歲課息。張云、封君以下以差出牝馬、與利之事十一、張云、每又入卜式上書、前與天子、章卜式後與蕭宋數語為差備也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

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

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案蘇如漢曰。省視

諸侯金有輕有事也。或曰。至當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集解如信曰。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

兩。色惡。王制。侯免國。凌云。式願輸邊而富民莫應。於是曾有曾。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依索隱本刪。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算事。吳克思云。寫式。既賈利復賈名。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武郡、將河、越海、沈黎、汶山、犍為、零陵、益州。且以其故俗治。母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

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一方云。軍所過縣吏擅賦法。以多取於民。而案亦不敢以為言也。○吳

漢語云。止擅賦。其法至彼時始止也。○賈云。以上為第四段。言以均輸用饒。而帝益修廢。吏置日壞。民賦無幾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

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張云。此段乃通篇歸宿。故著此特筆。而以下式貶秩起。意匠乃尤為奇妙

言以誅弘羊。而先以下緊案。推為緣。明式為挾私相傾。非能為正言也。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值

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方云、先是水衡少府大農分受鹽鐵、至是弘羊欲併大農也。前此稍置均輸、輸官自輸、故

或不償運費、今則令民以天相灌輸、名不掛賦而私費不啻過之。○吳華甫先生曰、郡縣各置均輸官、亦非令民自輸、乃郡縣均輸官輸之京師、但以物貴時價直爲賦爲加重耳。○張云、此吳道子畫龍點睛法也。又云、建徽平準與利之事十二、人粟補官贖罪給復與利之事十三。天子

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

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吳華甫先生曰、索隱及漢志并誤。國字、而諸農各

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漢志無物字、帛五百

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張云、以上爲結東、篇中叙述、擊胡以來、興利之事感

多、而慮不足、至弘羊擅平準、令吏民入粟、則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若以著其功者、曰乃續下式語以終之、而無限痛疾孤憤之意、悉隱寓於詞裏、妙遠不測、至斯極矣。○吳華甫先生云、六句極著平準功效、最狡猾。○賈云、民不益賦二語、正貨殖之益民耳目也。此弘羊自以爲功語也、故以下

式言刺之、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列下

販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顧亭林云、史記敘事寓論斷、如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翳傳末載客語、田蚡傳末武帝語皆是、後唯孟堅時有之、如霍光傳任官與霍禹、見光多作威福、實驚傳勸張敞、見祥瑞多不實、通



傳皆變、獨此實貶、最得太史公之法、  
○賈云、以上爲五段、專叙平準、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方云、平準乃取一代之制、故以古事較論於後、與七書異、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率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當依漢志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方云、舉秦事、以況漢也、○吳肇甫先生曰、言利之臣與窮兵黷利相爲表裏、此所謂事勢之相激也、

張廉卿云。歸震川大塘打繚之說。唯此文曲盡其妙。又云。文如神龍蜿蜒。烟雲繚繞。變滅光采。儵爚鱗甲。隱見奇妙無匹。當爲史公第一篇文字。又云。篇中妙處。在以下式爲奇兵。時時出沒不常。使人不可捉摸。

吳摯甫先生曰。此文以事勢相激爲主。

吳北江先生曰。此篇以平準爲主。而當時國家政教大端。中外形勢。無不具見其中。非僅爲財政一端而作也。

培新案。此篇以武帝竭天下之資財。以自奉。猶以爲不足爲主。故前紀高祖文景。後以古事較論。皆用簡括出之。而政教大端。中外形勢。所以詳紀之者。皆爲武帝奢靡好利而發。雖篇名平準。而實爲武帝之謗書。殆與封禪無異也。

篇首以叙漢起。而云接秦之弊。篇末以叙秦止。而實以況漢。篇中正叙武帝今上卽位。而忽接以漢興七十餘年之間。皆所以深避而深諱之也。又通篇全用倒提逆攝法。

### 六國表序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紀。案隱曰、即秦國之史記、下文云、秦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者是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西時、地者、於西時、增以祭天也。僭端見矣。凡作文每篇必有一定主意、主意既定、通篇議論均必與其本意相發、乃不背離枝蔓、所謂一意到底也、此篇以無道而得天下為主、故

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發端即以秦之僭事上帝為言、無一字是閒文也。

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此言秦諸侯、而陳天子之禮。君子懼焉。與通篇論相發、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

陳寶。秦本紀云、文公十九年、得陳寶、陳寶者、為祠而祀之也。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同至河。則與齊

桓。晉文中國侯伯侏矣。六國時秦為最盛、又并兼天下、故後半側注秦事。是後陪臣執政。論語季氏篇、陪臣執國命。大夫世

祿。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范氏、中行氏、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六卿欲翦公室。及田常殺簡

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史記田完世家、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驪、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

復定。以故齊。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卒之終分晉。晉世家、魏武侯驪衰、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田和亦滅齊而有之。齊世家

十六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六國之盛自此始。既為六國表序、雖以秦為主、六國情勢、自不可脫漏、此段敷衍題面、務在彊兵并敵。

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讒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一又總敘數句、見詐

力用事不知仁義、自六國已然、不獨秦也、以下無端開出奇境、非獨不顧六國、意亦不在秦矣、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同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

諸侯。秦事前段已敘過，此特借以發端作指點，其意並不在秦，非複舉上文所已言也。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

強也。細道秦國無一足以得天下處，妙極。此特就秦事作指點，而意並不在秦，故議論無往而非絕妙。若真論秦事，安得謂秦量不如三晉哉。然卒并天下。句勁拔有力。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

再翻一句，氣魄雄厚，筆勢驚矯，秦得天下，明是後固形勢，今欲加以罪名，故審其所恃，故知所論全不在秦也。蓋若天所助焉。歸功於天，妙極。凡論論他人，指為天助，便是諛語也。漢高

也。若秦，則已亡之國，其得天與否，何足究問哉。漢為本朝，故借秦以見意，文情奇肆。或曰：又設或曰一段，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孰即熟夫作事者

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此義感文雖謬悠，不可究詰，蓋感文雖謬悠，乃感妙也。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

以豐鎬伐殷。句法參差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偏得如許證佐，偏將漢事舉出作證，奇極險極，以如許

韓甫先生曰，此段乃反覆推求不知其所以得天下之故，東方物所始生以下，辭意至為譎變，語語論秦，意乃指漢，而漢之興自蜀漢句，都將漢事揭出為賓，是文字險絕處，張廉輿曰，沈痛之旨，以謠岩出之，此史公所以妙絕古今者也。秦既得意燒天

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

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方植之云，轉出秦記，以為作六國表所本事案。然戰國之權

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轉筆矯健，此又漢治之麗乘三代專用秦法也，特借史記為詞耳，以下昌明此意。秦取天下多暴。此句正然世異變成

功大。言世變不同，而秦之成功大也，三代更變，皆僅取帝位而已，秦乃齊天下而郡縣置之，其傳曰法後王，荀子不荀篇云，君子辭後王

端冕而趨，非相篇云，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樂然者矣，後王是也，備效篇云，然後王，一制度，偏有證據，以見秦法之當用，愈有證據，愈佳。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變用秦制，正為此耳。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

以耳食無異悲夫。一轉漢學者論說三代不敢遺秦為亡國、詞旨嚴峻、而意則深痛矣。文氣則酣恣飽讀、方輒之曰、漢因秦法、故以法後

明、意乃益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所

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方植之曰六國事皆從秦記得之故以秦為主從秦入六國草蛇灰綫引脈令人不覺。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秦楚之際、戰事最繁、一日數變、故為之月表、漢高祖感武天、偏起而得天下、取之甚易而守之又不以其道、無理可說、惟有歸之天耳、史公時時以補宕文字寓其不平之意、六國表序中所謂天助及法後王、皆此情也、此篇尤

為奇縱迫切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秦楚之際、必有紀載、故曰讀。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

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

若斯之亟也。一言漢之興為前古之所未有、以下歷證以明之。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

於天。然後在位。極言其難。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史記殷本紀、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周本紀、封契於帥、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修仁行義十餘世。

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其後乃

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章、顯也。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

帶之倫。非推三代之確，即秦亦不易如此，前韓論昔秦事以况實漢，此更脫卸去秦，專論漢事，尤爲誇滿矣。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一、漢力充

力、謂秦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隳壞名城，銷鋒鋦。漢、晉稿

、銷鐵也。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維、思也、謀也、此、秦帝以後，若欲編起章澤，其勢尤爲倍難，所謂加倍富法、極力反跌下文也。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

討伐，軼於三代。也、軼、過也。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此謂秦可恃之禁兵及不封諸侯，適足資賢者之資，爲賢者驅除患難也、賢

者、喻高帝、吳章甫先生曰、以下語語博變、神變怪駭、諒之但見顛倒耳、是謂雄奇。故憤發其所。其所、言西天之所也、左傳、乃其所也、曹參傳、當自從其所諫參、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白虎通云、聖人無土不王、堯舜不曹堯、當如天子老於闕里也、高園仙云、馮子法言重黎篇、或問仲尼大聖、天畏不酢、曰無土、亦無土不王之意、按此言安在無土不王者、反駁前人無土不王之說、詭實之旨、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

拖得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接筆險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張廉卿先生曰：此文如昔人評右軍書，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

又曰：雄逸恣肆，千古一人，其奇宕則韓歐之所自出也。

吳北江先生曰：憤激卓詭，跌宕恣肆，滂沛噴薄，雄奇萬變，史公極得意文字。

報任少卿書。司馬遷○史公受刑之後，爲中書令、李龜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通賢之義、乃作此書報之、以自寫其悲憤不平之氣、千迴百轉、陣風衝波、而歸其其所著史記、如大龍波瀾、風起澎湃、噴海萬變、天下古今第一篇絕大文字也、少卿

任安字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吳藻甫先生曰、牛馬走、當是尤馬走之誤、越語、勾踐身親爲大差前馬、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

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也。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猶如

也。言少卿若怨我不相師用、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之言也。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駑。罷、同疲。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接人處英時。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無可告語也。諺曰。誰為去為之。孰令

聽之。言已修名厲節、蒙垢含冤、難以喻夫人人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

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吳警甫先生曰。大當作天。雖材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

以發笑而自點耳。點、同玷。汗辱也。言被刑冤憤、傷世人之不見知。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漢書注。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閒、去聲。隙也。得竭指意。書辭未答一層、相見未竭指意一層。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涉旬月。

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薄從、從武帝也。上雍、祠祀也。恐卒然不可諱。言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終已、至竟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者亦指安言。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以上言答任安一之指。發端繁

重如此。所以為通篇布勢。乃作長文之法。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受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

之決也。言勇者因恥辱而自決。立名者行之極也。此五句籠舉全體。如立表以分疆界。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憐、痛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以明懲辱之人。受刑我起。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頓挫激昂。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

不墮。墮士、此四句由遠及近。

適陳。

史記孔子世家、魯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孔子恥之、去衛、雍渠、韓非子作雍、孟子作雍疽。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見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變人景監以

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漢書注蘇林曰、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史記袁盎傳、袁盎者、字絲、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奈何與刀鋸除人殺、於是上笑下、按趙同、漢書作趙談。

自

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

提筆作趙談、以其遺影之氣、遺語有嗟聲。

况慷慨之士乎。如今

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

語意雖答任安之詞、而直激不堪之意、自在言外、凡文家用意處、皆不肯直率出之、旁敲側映、以寓其意、專從正面發揮、則不能透關也。

賴先人緒業。

以下始入己身正文。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提筆振起、惟、思也。

上之不能納忠。效

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句法皆跌宕軒爽。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

族交遊光寵。

排列四層、樸茂濃厚。

四者無一遂。

每排叙後、必隨手作總結、章法所以明晰。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

發端甚遠。

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漢書注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再提再振。

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

闕茸、穢之意。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耶。

跌宕悲憤、至是已極。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一再拖兩句、文勢十分酣足。

日事本末。未易

明也。

一句撥轉、如生龍掉尾、純用逆勢、而下文情事、已含蘊意中、東坡所謂筆所未到氣已吞者是也、此下始入李陵事、是長篇開拓筆勢之法。

僕少負不羈之才。

負、乏也、長無鄉曲之譽。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

伎、按字通、薄才也。

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周密之宿衛也。

僕以為戴盆何以



望天。李等文選注，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此言己方一心修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

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語語切至，抒寫透關。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李中掉轉，沈痛嗚咽。夫僕與李

陵。起直俱居門下。桃姬薄曰，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曰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

勤之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以下多用三字短句，感奮勁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寫得透。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十四字在一句讀，句法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再提再振，下句下字皆沈着。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中法，句法。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沈著痛切，無以復加，張廉卿先生云，此與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弱，同一筆法，解此，乃得奇縱而滿至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王庭，單于所居之處。垂餌虎口。造語奇險。橫挑彊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

十餘日。所殺過半當。謂已當過半之數也。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也。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博筆。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沫血，以口洗面也。張空拳。空，弓弩也。冒白刃。北首

爭死敵者。此段寫李陵戰狀，凜凜有生氣，以下叙已說寬得難曲折。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

爭死敵者。

又云，此蓋逆回下面文字，先作頓挫，乃謂有層雲乘風之勢，與北江先生曰，此等處皆平空騰起，作凌空翻掉之筆，故覺奇極過人，此文前半篇妙處，全用此法，張先生所引古詩二句，同此妙也。

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

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欵欵之愚。叙次絕明瞭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類云、絕甘分少、自絕甘旨、而與衆人分之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得提、句句接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非說、類

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字法、句法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漢書李陵傳云、初上言貳師大軍出、令陵

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是頓、此下數語、最愴惻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

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是頓、長篇中必時用此等提頓、局勢乃振拔不懈、所謂跌宕恣肆者也僕行事豈

不然耶。吳藻甫先生曰、廣雅、行、往也、漢人多以往事爲行事李陵既生降。再提筆振起、以上文均鋪敘、易其家聲。而僕又俾之蠶室。

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重筆續添、收束上半篇文字、開出下文、姚姬傳云、此

人。直起、所謂直起者、無虛字、練師、無裝頭蓋面說話、平正直氣是也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剖符丹書、謂封爵也、漢書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文史星歷。近乎

下自恥。序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湧。怒濤萬壑。而卒輪於海。天下之至奇也。方展卿云。此下本說已於世無可爲。惟著書以傳後世而已。因要說著書。故先說己之不死。因要說不死。故先說觸刑極辱爲當死。大波瀾曲折中。又包許多小波瀾曲折。是文字妙處。僕之先

人。直起、所謂直起者、無虛字、練師、無裝頭蓋面說話、平正直氣是也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剖符丹書、謂封爵也、漢書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沈痛刻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

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以上正言已所以不死而受刑之故。以下無端開出異境矣。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用之所趣異也。從遠天處著墨。破空而來。頤關異境。泰山鴻毛二語。千古死節名論。成就多少豪傑志士。而本始實創見於此。太上不辱先。從遠天處接節。此等轉接。皆是展拓局勢之處。其次不

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訓。同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絺衣。謂其次關

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嬰。繞也。鬻。鬻也。髮。髮也。嬰。嬰也。嬰。嬰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謂也。則也。

最下。腐刑極矣。層。層而下。至腐。刑。極沉痛。傳曰。刑不上大夫。語見曲禮。引此以見朝廷之失刑。下句卻解到士節上。此謂婉妙。此言士節不可不厲

也。猛虎處深山。又百獸震恐。及在弇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此以虎在弇檻。喻已之受刑。吳肇甫先生曰。受刑。吳肇甫先生曰。受刑。吳肇甫先生曰。

威約對文。楚辭注。約。屈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吳肇甫先生曰。鮮。先。先。先。同聲通借。此借鮮為先也。舊注。

以鮮為鮮明。亦通。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視徒隸則心惕息。撰語切。至。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

乎。此皆所以自明其不死之詞。蓋受刑之時。若以死拒之。則可云不受辱矣。然真欲不辱者。必如所謂繫牢不入。刻吏不對。而後可。乃定計於死者也。若既已幽囚對吏。雖使以死拒刑。其實受辱已久矣。彊稱不辱。何補於事。故是時雖能決死。亦不足以洗辱。以上大指如此。此下乃言古今受辱者正多。不如有以自見。不為區區之小諱也。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史記殷本紀。紂囚西伯。牖里。短句勁健。李斯相也。具五刑。李斯列傳。具斯五刑。論著斬成陽市。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淮陰侯列傳、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誦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殺後車、遂械至雒陽。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彭越傳、越為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走漢、告梁王與屬謀反、於是上使捕梁王、囚之雒陽、張耳傳、耳聽、子敖嗣立為趙王、真高怨家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王、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

韓侯周勃世家、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關、貫也、三木、在頰及手足、魏其武安列傳、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請室、請罪之室也。

其候、及失勢、倚灌夫、兩人相為引重、灌夫得罪、魏其銳身為救、灌夫論棄市、季布為朱家鉗奴。季布傳、高祖購求布千金、季布匿鴈陽周氏、周氏乃

室。灌夫傳、武安乃善騎射、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劫灌夫、灌夫不敬繫獄室、如淳云、居室、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

罔、誣也、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引諸人自證、故云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歷引古今名人受辱者、用以

奇、語句、由此言之。申明一層、氣益濃厚、勇怯勢也。一字一句、乃知古文所以勁、強弱形也。言形勢所在、蒙

反實以盡其勢、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仍不落、尚自縱旋頹挫、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以出之、雄極厚極、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

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此段再提再振、凡此提振處、皆精神噴溢處也、至意旨仍謂不能定計於先、至已受辱被刑、雖能死亦不足以雪恥、所以自明不為區區之小諒也、古人所以重施

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調顯上文、神氣十分酣足、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再提、上言已受刑不足言節、此下言已不死並非怯懦、念親戚。親戚、即

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

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口吻如見、且勇者不必死節。橫空再振、將言己之不死非怯、先言死節亦不必為勇也、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吳樂甫先生曰、處、謂曰處、莊子天下篇、則其自為處、釋文、本又作處、按韓非子難篇、乃躬難處苦而民從之、處亦讀作處、僕雖怯。更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

盡力瀆。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再翻一况若僕之不得已乎。看其

萬傳、奔落履振、不肯輕下、跌蕩悲頂、酣暢淋漓、直到至盡至極處、胸能激空反掉、然所以隱忍苟活。函。吳彌甫先生曰、楚晉章注、

後頗出下文、故文勢雄闊踴發、空前絕後、成此古今未有之鉅制、世界第一之大文也、所以隱忍苟活。函。函、入也、王念孫云、函當

爲函、即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一此全篇歸首所

神力、逗出此句、特用嚴重長句、頓古者富貴而名摩滅。摩、磨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此下歸

重著書傳世正而、如此大篇、須玩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臏昔與龐涓俱學兵法、兵法脩列。不韋遷蜀。呂下韋傳、秦王十年免

侯謂曰、其與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又楚學古今著述以自證、厥句通練、蓄勢鬱重、與全篇體格相稱、真力彌滿、高

家人徙處蜀、也。長句。周、以結東。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總繫上文、有手揮五

邱明無目。孫子斷足。此二人殘軀破刑、於已尤近、故重復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思字句垂

空文以自見。凌雲倒影、己之更記僕竊不遜。畢筆挺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吳

生曰、失即佚字、按韓非子說難、又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

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

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至誠語、肝僕

誠已著此書。再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書藏名山、而以其本於通邑大都、寬人傳之也。則僕償前辱之責。責、同償

當死不死、是有死債、書成、願更償之。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劉切深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吳華甫先生曰、古

俗主、即世主、馬融所謂俗儒、即世儒也、吳北江先生曰、此二語千古絕傲、揚雄所以有待於後世之子孫也。且負下未易居。此下以餘儻作收、負、謂贖負下流多謗議。僕以口

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僂笑。僂、辱也。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切至語、肝雖

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如往、二每

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澀衣也。切至語、肝膽如見、凡此皆筆力強絕過人處、所謂針針見血、不若今人庸弱之筆、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此二語所以自明其不死又不去也、憤故且從容浮湛。吳北江先生曰、

從容之轉訛、史漢中文作縱、誤總患、乃苟合自污之意。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王先謙曰、遷始以不能自裁、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事旨無乃與僕之私。指刺謬乎。刺、來切、辰也。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笑、美也、美辭、相推賢進士等。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情至語、自信千古、乃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謹再

拜。綜覽全篇大意、可分六段、自首至幸勿過、為第一段、答任安之辭、自僕聞之、至何何言哉、為第二段、憤己之被刑、自且事本末、至未易二

為俗人言也、為第三段、述為李陵得罪、自僕之先人、至又采不義於後世也、為第四段、隱明安辱不死之理、自古者當貴、至融為俗人言也、

第五段、言著書傳後、所以自重、自負下未易居、至末、為第六段、以感憤作收、大段如是、其中千變萬化、不可方物、大約多作提頓跌宕之筆、以發露其精神、故驚濤動人、而章法仍自嚴整、一絲不亂、至其無勢瀟灑、周旋瀟灑、頓子貴絕世奇才、未容舉步、要不可不知文章中有此絕詣耳、

直西山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才。而因言事置之。腐刑。可為痛惜也。

方望溪曰。如山之出雲。如水之赴壑。千態萬狀。變化於自然。由其氣之盛也。後來惟韓退之答孟尚書書類此。柳子厚諸長篇。詞意醜郁。而氣不能以自舉矣。李申耆曰。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

吳北江先生曰。古今雄偉憤發之文。無過此書。方李二家所評。皆能狀其佳處。熟讀此篇。支解句析。心知其意。涵泳其妙。反觀他文。一覽衆山小矣。

### 賜寶融墨書

漢光武帝

寶融、平陵人、字周公、更始時為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河西翕然歸之、共推融行河西五部大將軍事、開光武即位、意欲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於帝、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驛道、亦發使遺融書、過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墨書云云、內受融為梁州牧、墨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制詔行河西五郡。

武威、酒泉、張掖、金城、敦煌。

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

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

西北之胡族也。

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

闕也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

一以上致意一慰勞

今益州有公孫子陽。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更始初起兵成都、雖有益州

之地。天水有陳將軍。陳豨、成紀人，更始初起兵，自稱西州上將軍，據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

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此皆割誠相示之言，絕無一毫飾，不必曲加要結，而感人肺腑。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

迭興千載，一會。真西山曰：此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猶言立齊桓晉文之事業。輔微國也，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

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加入此層，尤微雅量，蓋欲并兼角逐之世，自當視大勢所趨，未有可以強脅之理也。若虛聲恫喝，以張聲勢，適自見其弱點而已。豈英雄之所出哉。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也。效，效也。尉佗制七郡之計。此以任囂召趙佗事為喻，因是時隗囂使人

已事而已。力既不足相制，乃益寬減之，聽其自為計，苟其勢不相背，自當離聲益堅。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常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誇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可以為國，故召公。今行南海尉事，七郡者即春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

輒言。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乃英雄披豁胸臆，掬赤誠與人相見之談。所謂推心置腹，能得人死力之道也。

李陵傳 班固○同、漢安陵人，字孟堅，幼能屬文，及長博覽群籍，明帝以為郎，與校秘書，續文彪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後隨靈帝出征匈奴，靈敗，死獄中。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廣、陵之祖之

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漢縣名，屬張掖郡，在今甘肅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漢二郡名、皆在今甘肅。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貳師本大宛國名、漢武帝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

以征其地、肉以為號。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

百出敦煌。漢郡名、今甘肅敦煌縣、即其地。至監水。地名、在高昌國內、今新疆省吐魯番縣地。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武帝年號。二年。貳師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匈奴其族封號、有左右之名。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輜音漚、輜重一詞、軍營所需品也。陵

召見武臺。殿名。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匈奴稱其君之名。兵。毋令專鄉。鄉同。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

發軍多。毋無同。騎與女。汝同。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

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霍去病出征、有功、封博德侯、後以衛尉為伏波將軍、破南越、益封、坐法失侯、為鬱都尉、屯居延卒。將兵半道迎陵

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距、雞爪也、後距、即謂雞爪後跟也。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

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山名、匈奴所居。可必禽也。禽同。書奏。上怒。疑

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

引兵走西河遮鈎營。地名。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地名。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無同。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九原人、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封浞野侯、後為匈奴將軍、擊樓蘭王、封浞野侯。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

循觀虜。即亡。無同。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九原人、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封浞野侯、後為匈奴將軍、擊樓蘭王、封浞野侯。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

騎置騎置、謂騎也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同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謂東西浚稽之間也。曰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同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縱、擊之也。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內搏以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用人挽之車曰輦。此謂負三創之傷者載於輦也。兩創者將車。將車、卽挽車也。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葭葦、蘆葦也。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自亦縱火以燒旁葭葦木。免被虜火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乎。諸當戶匈奴官名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此皆為捕虜所述。匈奴君臣之言。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虜

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部曲名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部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管敢為校尉所辱。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

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

延年趣與促同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

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尚三千餘人。徒也。但斬車輻而持之。車輻。即車輪中之直木。斬而持之。以當軍器。

軍吏持尺刀。勢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壘。重也。投下重石也。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

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寫名將風度。神氣

進出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還歸。意謂且降匈奴。得如泥野侯。指禮破。助還道歸漢也。如泥野侯指禮破為虜

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

珍寶埋地中。陵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

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糲。乾飯、行軍之糧也。一半也。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

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十追之。韓延年戰死。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

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

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

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媒、合以成其非也。

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同、陸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

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言匈奴舉其所有之兵。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

刃。北首也。擣也。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

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指李廣利。大軍出。財同。令陵爲助兵。及陵

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

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詔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着此以見朝廷之失策而李陵之冤憤自明。言上後悔當於

陵發出塞後。令路博德繼之。不當預使之。致陵無救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

孫敖。義渠人，武帝時為騎將，凡四為將軍。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俘虜之言李陵教單于為

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

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無同救而敗。

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

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

使人刺殺緒。大閼氏閼氏，讀如燕支，匈奴皇后之稱。顏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

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水名，在陝西藍田縣西北，流經長安東南。漢置校尉。

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延年，中山人，李

夫人兄，武帝時為協律都尉，夫人卒，此方之胡騎。憂弛，以罪被誅，此言家被收沒也。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

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平陽人，去病異母弟，字子孟，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後元初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昭帝，封博陸侯，宣帝時圖功臣形於麒麟閣，光居其一。左將軍上官

桀上邽人，字少叔，武帝時官太僕，帝疾病，以桀為左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昭帝，封安陽侯。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

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

視陵。而數數自循。順也。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

博。

飲。兩。人。皆。胡。服。椎。結。椎結，將髮成髻，如椎形也。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謂皇帝年

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墨，黠也。熟。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

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同陵。曰。霍。與。上。官。無。恙。

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呼也。立。政。曰。少。公。字也。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由余春秋時晉人，已入戎，後使於秦

再。辱。英維失意，無限悲涼。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大。丈。夫。不。能。

再。辱。英維失意，無限悲涼。陵。在。二。十。餘。年。元。平。昭帝年元。年。病。死。

封。燕。然。山。銘。班固○後漢書靈憲傳，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靈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秉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按時固隨憲於軍，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即杭愛山，在今外蒙古三晉諾顏部

、又靈憲傳、憲字伯度、女弟為皇后、

維。永。元。漢和帝年號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平陵人，字伯度，以破單于功，拜大將軍，出鎮涼州，後竇氏父子兄弟在朝多驕縱不法，帝遂收憲印綬，更封

冠。軍。侯。迫。令。自殺。憲。女。弟。為。章。帝。后。李周翰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故。稱。舅。元。長。也。憲。為。和。帝。長。舅。也。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寅亮大地，弼子一人，納。於。

大。籠。惟。清。緝。熙。緝熙，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秉，茂陵人，副憲述。職。巡。

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鷹。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音于，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南單于即南匈奴東。胡。烏。桓。西。

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周翰曰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雷輜蔽路

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泄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絳赤色也遂陵高關山下雞

鹿塞名經積鹵謂沙石鹹鹵之地絕大漠沙漠也斬溫禺匈奴名以豐鼓血尸逐匈奴名以染鐔鐔刀也然後四校

橫徂校兵校橫徂橫行也四面之校橫行也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還還謂旋斷句

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山名跨安侯河名乘燕然躡頓匈奴單于也之區落焚老

上謂天子爵獨立號老上單于之龍庭龍庭匈奴祭天之所將上以攄舒也高文之宿憤高祖曾被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光祖宗之玄靈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領著遠聲滿天地茲可謂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也乃

遂封山刊石昭明盛德其辭曰鑠美也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詩海外有截鄭負

其邈兮亘言寬賁也長也地界封神丘即燕然山兮建隆嵒熙帝載兮書奮備熙帝之載李云熙廣也載事也振萬世

吳云閱駿雄偉稱題之作

出師表諸葛亮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離畝、好為梁父吟、時劉備屯新野、徐庶謂之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往詣、凡三往乃見、及備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武侯、又領益州牧、三年春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實所出、國以富饒、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卒、諸軍北伐中原、臨發上此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崩殂、死也、曲禮天子死曰崩今天下三分指魏、蜀益州疲敝益州、漢廣、今四川地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謂引申解喻。失於仁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妄自尊薄。引喻失義。及偏私異同。皆必實有所指。苦口諄諄。忠告善道。宮中府中。統曰宮中。太子宮也。府中。丞相府也。是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臧善也。否。惡也。否言比。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

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以上喻以時局之所。一教勉以政治大體。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攸之。南陽人。禕。江夏人。字文偉。後主時俱官侍中。允亦江夏人。字休昭。官黃門侍郎。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處處提掇先帝。一如樂毅之念昭王。其遇同。故其心迹同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寵。襄陽人。性行淑均。淑。善也。均。平也。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提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起提維唱歎。痛恨於臣。無窮意憤。茹明筆墨之外。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謂將。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先大父松坡公曰。郭攸之等不與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也。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敘以親賢遠佞。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郡名。今當舊河南南陽府及湖北襄陽府之地。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李善曰：曹公之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潰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魏北伐，自備薨至此，二十一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奇臣以大事也。李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天下，若嗣君可輔，則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死且不避，竭忠盡誠，死而後生，惟願先帝之靈，勿使白帝城無主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字字血性故五月渡瀘。水名，即今金沙江也。深入不毛。謂不生草木也。

亮遺瀘水、南征孟獲、七擒七縱。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魏都也。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先帝遺詔，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自述生平，並敘臨別眷念之惻，東漢文字南離離，無復西京漢之矣，而離為所為，乃

蘇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

方望漢曰。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性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陳。悉屬之貞良。以謹持其政柄。又恐不能傾心信用。故首言國勢危急。使知負荷之艱難。中則痛恨桓靈。以爲傾頽之鑒。終則使之自謀。以警其昏蒙。而皆稱先帝以臨之。使知沮忠良之氣。必墮先帝之業。蹈桓靈之轍。必傷先帝之心。棄善道。忽雅言。是悖先帝之遺命。其言語氣象。雖不能上比伊周。而絕非兩漢文士之所能近似矣。

又曰。戰國之文。峭而儂。惟樂毅報燕惠王書。從容寬博。有叔相國僑遺風。東漢之文。滯而繁。惟孔明此表。高朗切至。實尙書陳戒之苗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文章限於時代。特俗儒之鄙談耳。

姚姬傳曰。此文適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先大父松坡公曰。出師表文。獨無漢末習氣。

又曰。諸葛之文。皆從容無憤激之詞。亦不爲大言作驚人之筆。姚姬傳謂此篇似劉子政。以文體言也。吾觀其氣味。殆過之矣。北征中原。如此大事。絕無鋪張。可見

其度。亦可見其自任。其從容告戒。若家人父子之相語。一無誇張之氣。真可謂無客氣矣。曾文正公亟稱之。

又曰。凡觀激烈之文。固增人志氣。觀此等文。尤能開拓心胸。

吳北江先生曰。至性纏綿。字字從肺腑中流出。可格金石。可泣鬼神。此天地之元氣也。